

歸潛志序

余生八年去鄉里從祖父游宦於大河之南時南京為行

宮因得從名士大夫問學不幸弱冠而先子歿其後進於

有司不得志將歸隱於太皞之墟一旦遭值金干干戈流

落由魏過齊入燕凡二千里甲午歲復於鄉蓋年三十二

矣因思向日二十餘年間所見富貴權勢之人一時烜赫

如火烈者迨遭喪亂皆煙消灰滅無餘而吾雖貧賤一布

衣猶得與妻子輩完歸是亦不幸之幸也由是其所以經

涉憂患與夫被攻劫之苦奔走之勞雖飯蔬飲水橐中無

寸金未常帶諸胸臆獨念昔所與交游皆一代偉人今雖

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目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



規鑒者不可使湮沒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
潛志歸潛者余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書以志歲月異
時作史亦或有取焉歲乙未季夏之望渾源劉祁京叔自
叙

歸潛志卷第一

金陵庶人讀書有文才為藩王時嘗書人扇云大柄若
在手清風滿天下人知其大志正隆南征至維揚望江左
賦詩云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其志氣亦不
淺

宣孝太子世宗子章宗父也追謚顯宗好文學作詩善畫
人物馬尤工迄今人間多有存者

章宗天姿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者宮中絕句云五雲金碧
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捲東風無處不
揚花真帝王詩也命翰林待制朱瀾侍夜飲詩云夜飲何
所樂所樂無喧譁三杯淡醞醪一曲冷琵琶坐久香成穗

夜深燈欲花陶：復陶：醉卿豈有涯聚扇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鬚騰疊作湘波皺金縷小鈿花草闌翠條更結同心緩金殿日長承宴久招來暫喜清風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褪入香羅袖又擘橙為軟金杯詞風流紫府卽痛飲烏紗听柔軟九回腸冷怯玻璃盃纖：白王葱分破黃金彈借得洞庭春飛上桃花面嘗為鐵券行數十韻筆力甚雄又有送張建致仕歸弔王庭筠下世詩具載飛龍記中

豫王允中世宗第四子也好文善歌詩有樂善老人集行於世

密國公璿字仲寶世宗之孫越王允常之子也幼有俊才

能詩工書自號樗軒居士宣宗南渡防忌同宗親王皆有門禁公以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家居止以講誦吟咏為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彰露正大間余入南京因訪僧仁上人會公至相見欣然其舉止談笑真一老儒殊無驕貴之態後因造其第一室蕭然琴書滿案諸子環侍無俗談可謂賢公子矣乃出其所藏書畫數十軸皆世間罕見者後余適陳送以二詩甚佳又為余先子集作後序一時文士如雷希顏元裕之李長源王飛伯皆游其門飛伯常有詩云宣平坊裏榆林巷便是臨淄公子家寂寞畫堂豪貴少時容詞客聽琵琶蓋實錄也天興初北兵犯河南公已臥疾余候之因論及時事公曰敵勢如此不能

支止可以降全吾宗且本夷狄如得完顏氏一族歸吾國
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爾後數月薨五子幼曰
守禧字慶之年少亦有俊才作詩與字畫亦可喜狀貌白
皙風神秀徹如仙人公特鍾愛常會余指其書畫曰將以
付斯人公薨崔立之變皇族皆聚於禁中將北遷慶之病
死年未三十公平生詩文甚多晚自刊其詩三百首樂府
一百首號如菴小藁趙閑：序之行於世其佳句有聞閑
閑再起為翰林云蓮燭光中久廢吟一朝起擢睿恩深四
朝著舊太宗伯三紀聲名老翰林人道蛟龍得雲雨我知
麋鹿強冠襟寶巖磴谷西窓夢不信秋來不上心又過胥
相墓云亭：華表立朱門始信征西宰相尊下馬讀碑人

不識夷山高處望中原甚有唐人遠意又絕句孟津休道
濁於涇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幾時桑柘底只談王道不
談兵不可謂無志者也

趙學士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少擢第作詩及字画有
名王庭筠子端薦入翰林因言事忤旨外補後再入館為
脩撰待制轉禮部郎中出典奇嵐平定寧邊三郡南渡為
直學士遷待讀拜禮部尚書致仕再超起為禮部改翰林學
士天興改元夏四月卒年七十三公幼年詩與書皆法于
端後更學太白東坡字兼古今諸家學及晚年書大進詩
專法唐人魁然一時文士領袖壽考康寧爵位士大夫罕
及焉性疎曠無機鑿治民鎮靜不生事在朝循：無異言

家居未常有聲色之娛夫人卒不再娶斷葷肉麤衣糲食不卹也酷好學至老不棄後兩目頗昏猶孜孜執卷抄錄上至六經解外及浮屠莊老醫藥丹訣無不究心其所著有太玄解老子解南華指要滄水集外集無慮數十萬言自號閑居士云

李翰林純甫字之純弋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采仲文卒於益都府治中公幼穎悟異常兒初為詞賦學後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為經義學踰冠擢高第名聲煒然為文法莊周左氏故其辭雄奇簡古後皆宗之文風由此一變又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泰和南犯西上疏策其勝負章宗咨異給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奇其文

薦入翰林及北方兵起又上疏論事不報宣宗南渡再入翰林時丞相木虎高琪擅權擢為左司都事公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俄而高琪誅死識者智之再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由取人踰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於南京年四十七公為人聰敏於學無所不通少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栢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為證甚切當路者以迂濶見抑士論惜之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常成考旋即歸隱居閑與禪僧士子游惟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褐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輒醉雖沉醉亦未常廢著書至於談笑怒罵燦然

皆成文理天資喜士後進有一善極口稱推一時名士皆由公顯於世又與之拍肩爾汝忘年齒相權教育撫摩思若親戚故士大夫歸附號為當世龍門常自作屏山居士傳末曰雅喜推借後進如周嗣明張穀李注王權雷淵余先子姓名宋九嘉皆以兄呼而居士使酒玩世人忤其意輒慢罵之皆其志趣也其自贊曰軀幹短少而芥視九州形容寢陋而蟻虱公侯語言褻吃而連環可解羊札記癡而挽回萬牛寧為時所棄不為名所囚是何人也邪吾所學者淨名莊周晚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閱佛老二家者號內蘊其餘應物文字如碑誌詩賦號外蘊蓋擬莊子內外篇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又有中庸集解號中國

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嘗曰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此其所學也每酒酣歷論天下事或談儒釋異同雖環而攻之莫能屈世豈復有此俊傑人哉

雷翰林淵字希顏應州渾源人與余同里閨且姻家也父思西仲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司註易行於世公幼喪父以孤童入太學讀書晝夜不休雖貧甚不以介意從李屏山游遂知名俄中高第調涇州錄事坐高庭玉獻臣之獄幾死後改東平遷東阿令授徐州觀察判官興定末召為英王府文學俄入翰林為應奉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又彈劾不避貴臣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凡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坐此為小人所訟罷去久之起為太學博

士南京轉運司戶籍判官遷翰林脩撰一夕暴卒年四十
八公博學有雄氣為文章專法韓昌黎尤長於叙事詩雜
坡谷喜新奇好收古人書畫碑刻藏於家甚富喜結交凡
當塗貴要與布衣名士無不往來居京師賓客踵門未常
去舍後進經公品題以為榮家無餘貲及待賓客豐腆甚
蒞官喜立名初登第攝令遂平一邑大震嘗荅州魁吏州
檄召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仕不達然士
論未常不壯之嘗為文祭高公獻臣其詞高古一時傳誦
工於尺牘諱簡而甚文朋友得之輒以為珍藏發書頃刻
數十軸皆得辭可愛在館與諸同年友制辭皆極其不及
以箴之如誥商衡平叔云將迎間有六須風節之自持誥

聶天驥元吉云讀書大可益人且勤講學少年賦松菴詩
曰菴中偃卧龍閱世鬚髯古人天共護持半夜起風雨過
華山懷陳希夷云五季乾坤半晦冥先生有意事澄清
勦四十年來睡開眼東方日已明又梅影云維摩丈室冷
於冰千劫蕭然無盡燈天女散花愁不寐夜深高髻影鬪
鬢人皆傳之初善李屏山後善馮公叔獻後善高公獻臣
龔後善趙公周臣陳公正叔早與余先子交嘗同鄉校同
太學後同朝先子歿公寄挽詩有云鄉校聯裾春誦學上
庠同榻夜論心余因請為墓誌迄今余家有公書簡甚多
也善飲啗未常見大醉酒間論事口吃而甚辯出奇無窮
真豪士也

宋翰林九嘉字飛卿夏津人少游天學有詞賦聲從屏山
游讀書為文有奇氣與雷希顏李天英相埒也至寧初擢
高第歷闕中四邑以能稱召補省掾為當軸者所忌求去
已而延安帥府所辟克經歷官召為南京右巡院使風采
甚著以不能事權要罷官俄入翰林為應奉得風疾引去
遭亂北還道病歿年未五十士大夫惜之飛卿為人剛直
豪邁不羣能政能文甚為時望所屬不幸中以病廢衰哉
初召至南京時屏山亦在余每從之游亂後余居八仙館
與飛卿相通日相見屬和其詩猶在余囊中少時題太白
泛月圖云江心月影盡一掬船頭杯酒盡一吸夜深風露
點宮袍天地之間一李白可想見其意氣也文辭簡古法

宋初新唐書惜乎為吏事所奪不多著性不喜佛雖從屏
山游常與辯爭在闕中時因楊煥然赴舉書與屏山薦之
曰煥然佳士往見吾兄慎無以佛老乃慢之也屏山持之
示交游以為笑其後西行余以序送之備論其守道不回
今茲云亡豈復見此挺持之士乎

歸潛志卷第一

歸潛志卷第二

李經天英錦州人少有異才入太學肄業屏山見其詩曰
真今世太白也盛稱諸公間由是名大震字畫亦絕人再
舉不第拂衣歸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
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天
英為詩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妙處人莫能及號無
塵道人題太真圖云君前欲拜還未拜花枝無力東風羞
又夜雨云燈火萬家夜蕭蕭簾下聲晚望云夕陽萬里眼
人立秋黃中夜起云夜半不得月河漢空星辰又步雲意
云一片崑崙心夕陽小煙樹又四言云老峰蹶雲壁立挽
秀林陰灑雨蒼蒼玉闥虛明滿鏡夜氣成畫此其詩辭也

張毅伯玉許州人伯英運使弟也少有俊才美風姿髯齊於腹為人豪邁不羈奇士也初入大學有聲從屏山游與雷李諸君及余先子善雅尚氣任俠不肯下人再舉不中遂輟科舉計居許之郟城有園有田宅甚豐日役使諸姪治生事而已則以詩酒自放偃然為西州豪俠魁邑令過使皆下之喜稱人善交游有患難極力挈扶俗子少不愜意輒嫚罵年四十餘不娶有一妾因小過以鐵簡殺之嘗衣紫綺裘半醉坐堂上人望之如神迨酒酣興發引紙落筆往之有天仙語後病腦疽死年未五十麻九疇知幾為文以祭辨其為人大畧少時與屏山飲燕市有詩云日飲燕市人識張翹西山晚來好飲酒不下驢又云昨日

上高樓西山翡翠堆今日上西樓西山如死灰想見屏山老療飢西山隈餐盡西山色高樓空崔嵬又賦古鏡云軒姿古鏡黑如漆錦華鱗皴秋雨濕人以為不減李長源云周嗣明晦之真定人叔昂德卿名士文章氣勢一時流輩推之屏山最愛之嘗曰若德卿搵履端重學問淳深真韓歐輩人也晦之為人有學長於議論自號放翁屏山常與作真贊與雷采張李輩頡頏同余先子擢第後從其叔北征在軍中軍敗父子俱縊死屏山贊談晦之序也屏山送李天英詩云髯張元是人中龍喜如俊鷲盤秋空怒如恠獸拔枯松更着短周時緩頰智囊無底眼如月斫頭不屈面如鐵一說未終復一說勅敵相阮已錚之二豪同運又

連衡屏山真欲樹降旌那得人間有阿英阿英魁竒天下
士筆頭風雨三千字醉倒謫仙元不死時借竒兵攻二子
可想見三人者也

王權士衡真定人又名之竒從屏山游屏山稱之為人跌
宕不羈喜功名博學無所不覽酣飲放歌人以為狂屏山
為作狂真贊與余先子同年進士然仕宦連蹇晚召入朝
為部勿當官俄諱為縣令未赴家魯山為縣吏所辱憤悅
發疾克貞祐初余先子攝許州幕時屏山二張伯英伯玉
雷魏諸公皆在焉日會飲為樂忽高公獻臣將赴河南來
過諸公詣之及夕獨希顏士衡留宿高既去未幾為主帥
所誣陷以有異志逮捕諸黨與符下潁川械二公赴洛獄

榜掠萬端會赦方得免然自茲士衡無仕進之意矣

麻九疇知幾初名文純易州人幼穎悟善草書能詩號神
童既長入太學刻苦自厲為趙閑李屏山所知南渡後
居鄆蔡間入遂平西山讀書為經義學精甚與定末試開
封府詞賦乙經義魁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南都婦人
小兒皆知名及庭以誤絀士論惜之已而隱居不為科舉

以一本作武

計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恠而問
之且知幾為師近臣言其有才學平章政事侯公摯翰
林學士趙公秉文俱薦之特召賜進士第以病不拜官告
歸病已赴調授太常寺太祝俄入翰林後以病去居鄆久
之北兵入河南知幾挈其孥入確山避亂後復出為兵士

所得驅之北邊至廣平病死知幾為人耿介清苦雖居貧
不妄干求卓然以道自守然性隘狹交游少不愜意輒怒
去蓋處士之剛者也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
因學筭教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方與名醫張子
和游盡得其學為文精密巧健詩尤奇峭妙處似唐人常
作透光鏡篆韻詩人爭傳寫後以避謗畏時忌持戒不作
詩益潛心為易學與張伯玉宋飛卿雷希顏李欽叔及余
先子善先子初攝令鄆城日與唱酬為友後知幾試開封
先子為御史監試而王翰林從之李翰林之純為有司因
相與讀舉子之文見其有雄麗者相謂曰是必知幾因擢
為魁已而果然士林以得人相賀晚景為趙閑之所知有

送麻徵君序并詩云

辛愿敬之河南人自號女几野人又號溪南詩老幼嗜書
苦學坐環堵數年由是六經百家無不通貫喜作詩五言
尤工人以為得少陵句法平生不為科舉計且未常至京
師砉然中州一逸士也為人質古不閑世事麻條草履或
倚杖讀書市中人訝之亦不卹嘗謂王鬱飛伯曰王侯將
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
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於廁也此言他人
難聞子宜保之此可見其志趣也貞祐初先子主長葛簿
敬之素不識聞其名來謁相得甚懽及別厚贈之歸而買
牛使其子躬耕以自給居女几山下往來長水永寧間惟

以吟詠講誦為事朝士大夫願交而不得也正大中先子
令葉復來游後歸洛下病歿有詩數千首常在竹索中其
佳句有云院靜寬留月窓虛細度雲又鶯銜晚色啼深樹
燕掠春陰入短牆又波搖朗月浮金鏡嶺隔華星斷玉繩
又箕山潁水春風裏喚起巢由共一杯又黃綺暫來為漢
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真處士詩也

趙宜祿宜之忻州人幼舉童子第及壯病目失明自號愚
軒居士高才能詩其所讀書皆自少時不忘居西山下以
吟詠為樂名士無不與游趙李諸公甚重之屏山常賦愚
軒云我雖有眼不如無安得恰似愚軒愚後病歿有愚軒
集其題嵩陽歸隱圖云風煙萬頃一椽第丘壑端能傲市

朝窈窕雲山三兔穴飄飄風樹一鳩巢本來無取亦無與
只合自漁還自樵三十六峰俱可隱願從君後不須招送
辛敬之云李白久矣騎長鯨後五百歲之純生

史學優學河南人昆弟三人兄才長亦知名學優之學長
於史傳地理工詩絕句殊妙年五十擢南省魁後中庭策
得主武陽簿頗有政聲再倅盧氏令病卒興定末與余同
試於庭始識之中夜棘園談至旦後先子令葉學優復來
游先子歿學優寄挽詩未幾亦下世有詩數百首其七夕
云箱牛回馭錦機開天下悲歡亦悲間月夜凭肩人不見
蕭蕭風葉滿驪山又絕句石壁城頭夜斬關軟紅塵底曉
催班道人一笑那知此門外清溪屋上山又哭屏山云張

侯新作九原人

玉伯

梁子今為戰血塵

仲注

四海交游零落

五

盡白頭扶杖哭之純

李獻能欽叔河中人先世以武功顯仕至金吾衛上將軍時號李金吾家迨欽叔昆弟皆以文學有名從兄欽止獻卿先擢第繼以欽叔又繼以從兄欽若獻誠從弟欽用獻甫故李氏有四桂堂欽叔苦學博覽無不通尤長於四六南渡擢南省魁後中宏詞遂入翰林為應奉考滿再留出為鄜州觀察判官再入遷脩撰正大末授河中帥府經歷官北兵來攻軍敗奔陝又為陝府經歷官天興改元陝亂見殺年四十三欽叔為人渺小而黑色頗有髯善談論每敷說今古聲鏗亮可聽作詩有志於風雅又刻意樂章在

翰林院應機敏捷號得體趙閑李屏山嘗曰李欽叔天生今世翰苑材故諸公薦之不令出館嘗謂人云吾幼夢官至五品壽不至五十後竟如其言異哉

冀禹錫京父惠州龍山人幼聰敏絕倫年十九擢大興魁入大學有聲弱冠登高第時雷希顏宋飛卿皆同榜號為得人京父入仕以能稱遇事風生老吏莫及初主沈丘簿以年少喜交游飲酒遂為其令所乘坐廢再調考柘二城皆主簿又以治聞由前過終不得京官朝士屢薦之為當途者所沮居閑日與諸公宴游蒙昭雪得扶風扶因客睢陽為行樞密院辟為都事末帝東遷擢為應奉翰林文字充尚書省都事蒲察官奴之變與宰相李蹊同見殺年四

下扶字一作作丞

傳是樓

十三京父少年作詩鍛鍊甚工寫畫亦勁健可喜其贈先子詩有云忠策萬言憂國獻好詩千首課兒抄又哭先子云大才自古無高位吾道何人主後盟又醉卿廣大寬留地仕路崎嶇小作程聞誅高琪詔下寄聶元吉云開函喜讀故人書四海窮愁一豁無見說帝廷新殛絲逆知天意欲亡胡西宮日月開明詔萬國衣冠入坦途莫向新亭共因泣中興豈止一夷吾散文亦精緻嘗作余先子哀詞雷丈希顏善之

王渥仲澤後名仲澤太原人家世貴顯少游太學有詞賦聲屢中高選南渡後擢第為時帥與屯邦獻完顏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間後辟令寧陵有治迹召為省掾因使宋至

揚州應對華敏宋人重之回為太學助教充樞密院經歷官俄遷右司都事稍見信用天興改元從赤蓋合喜提兵出援武仙鄭州西遇北兵大戰歿於陣性明俊不羈博學無所不通長於談論使人聽之忘倦工尺牘字畫道美有晉人風作詩多有佳句其過穎亭云九山西絡煙霞去一水南吞澗壑流賓主唱酬空翠琰干戈橫絕自滄州又贈李道人云簿領沉迷嫌戎俗雲山放浪覺君賢又穎川西湖云破除北客三年恨慚愧西湖五月春又過龍門云詩成一大咲浩々洪波東

李汾長源先名讓字敬之太原人少游秦中喜讀史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工於詩專學唐人其妙處

不減太白崔顥為人尚氣跌蕩不羈頗褊躁觸之輒怒以是多為人所惡常以書謁行臺胥相國鼎胥未之禮也長源後投以書盡發胥過惡胥大怒然以其士人容之元光間游梁舉進士不中能詩聲一日動京師諸公辟為史院書寫時趙開之為翰林雷希顏李欽叔皆在院長源少不下之諸公怒將逐去亦不屑後以病日免歸後入南京上書言時事不報出客唐鄧會北兵入境恒山公武仙署為掌書記在軍中金國亡長源勸仙歸宋未幾為仙麾下所殺年未四十哀哉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故往往散落其再過長安有云三輔樓臺失歸燕上林花木怨啼鴉空餘一掬傷時淚暗墮昭陵石馬前又下第絕句云學劍攻書

事西遠回頭三十四年非東風萬里衡門下依舊中原一布衣又記將事云捕得酒泉生口說衆酋斃面哭單于望少室云圭影靜涵秋氣老劍鋒橫倚斗杓寒夏夜云鴉銜暝色投林急螢曳餘光入草深鶴雀樓云白鳥去邊紅樹小斷雲橫處碧山多樂府歌行尤雄峭可喜

李夷子遷後名佖字季武陳郡人出於兵家能刻苦為學喜讀史書究古今成敗治亂尤喜武事習兵法擊劍馳射有志於功名累舉詞賦不中改試經義復不售後將棄二科以武舉進身無何陳陷死年四十二子遷為人介持自守不羣然尚氣使酒剗甚平居循謹惟恐傷人既醉雖王公大人嫚罵不卹為文尚奇澁喜唐人作詩尤勁壯多奇

語然不為鄉里所知貞祐末先子為陳幕一見喜之為延
譽諸公間後為麻知幾雷希顏所重東方後進皆推以為
魁若侯季書伯威王飛伯杜仲梁曹通甫輩皆以兄事與
余最深子遷既死余常為哀詞道其為人之詳平生詩不
甚多不如意輒毀去嘗賦古鏡諸公稱之其詩曰盤之古
皇州夢斷繁華缺一鞭春事忙耕出龍頭月土蝕背花暗
蹄涔駭龍蹲鬚髯殆欲張不敢着手捫星環紫極位釵外
十三字細看清用文其篆文云為清日用溟漠君墓誌壽堂鏤菱花
引得阿紫家榛煙夕霏時幾照拂雙鴉神物污難久一日
落吾手壽光閱人多常有此客不呵之吾戲云雅志踵先
民鏡裏春風面泉下今日塵九原不可作哲弟師有若摩
春醉酒泉麓

歸潛志卷第二

歸潛志卷第三

侯策季書先字君澤中山人少不喜學聞鷄走狗雄鄉里南渡後慨然有為學心與一時名士游盡絕年少事喜作詩刻苦自學自漢魏六朝唐宋人諸集無不研究初為李子遷所知薦於余先子亦喜之王飛伯負其材素少許可一見季書詩即加敬為人任俠尚氣然脩謹無過失與余交最深久居之南頓家甚貧遇朋友傾所有共樂天興改元陳亂夫妻獨走大梁詣余會疾作數月死諸朋友為買棺葬西城余為誌其墓刻石平生詩甚多同王飛伯唱和南頓同余唱和梁園又喜效西崑辭甚有得其弔一貴人云歌翻薤露芻雲遠門掩秋風甲第深又云峰前雨送

閨中夢樓上雲凝扇底歌又明月花樓閣玉鳳秋風桂漏
戛銅龍又九疑湘瑟悲龍竹子夜秦蕭隔鳳樓又幽鳥弄
音花覆地斷虹沉影水明河又詠雨云勢侵書帙湘芸潤
聲入簾旌蠟炬清又和飛伯云世事催人南去早夢魂失
路北歸遲置之唐人集中誰復疑其非也

雷瑄伯威坊州人父秀實亦名進士伯威博學能文作詩
典雅多有佳句時輩稱之初余過陽夏聞其名及一見傾
倒歡甚後伯威赴葬余先子淮陽為誄文雅澹可喜余以
示雷翰林奇之已而以家貧母老為國史院書寫秩滿為
八作使亂後南奔道為兵士所殺年未四十哀哉伯威為
人議論刻深然於文字甚工細每酒酣談說今古莫能窮

又欲取奇異功名自喜亦不羈之士也其詩多散落有游
龍德宮云千年金谷銅駝怨萬里蜀天杜宇啼又明月清
風一壺酒與君同酌信陵墳

王鬱飛伯奇士也少余一歲與余交最深儀狀魁奇目光
如鵠步武翩然相者云病鶴狀貌也少居釣臺閉門讀書
不接人事數載為文閎肆奇古動輒數千百言法柳柳州
歌詩飄逸有太白氣象初為御史程公震所知繼為李翰
林欽叔麻徵君知幾史盧氏學優嘉賞且共為延譽籍之
正大初余先子令葉飛伯持諸公書來投先子異其文置
門下遂與余定交每觴酒燕遊無不在已而入南京見趙
雷諸公皆稱之不已布衣少年名動京師後因下第西遊

洛中余居淮陽凡三過留輒數月唱酬談論相高每相別輒以所著相寄且相商訂為益正大末南京被圍復相守圍城中天興改元秋飛伯忽過余別曰吾跼伏陷阱不自得今將突圍遠舉然生死未可知因出其所作王子小傳屬余曰茲不朽之託也余不能止之而去三年不知存亡丙申歲南游過交游輩說飛伯初為東諸侯兵士所得其將厚遇之飛伯徑行不設機久之為其下所忌見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王飛伯死矣計其時年甫三十餘哭諸鎮陽蓋飛伯為人雖聰穎絕人然涉世日淺頗驚岸不通徹此所以不免余嘗見其舉止言談無顧忌旁為懼然而飛伯益自信莫能戒以是

常得謗議為俗人所憎迄今談其名不悅者多矣嗟乎以斯人之才氣稍有鍛鍊其文章所至豈易量哉今而中道摧折不迄於大成可以為斯文嘆其詩文往來與余最多有淮陽唱和南頓聯句古賦銘贊書序數十首遭亂皆在余橐中今仍畧載其小傳云先生名青雄一名鬱大興府人也十五代祖珪相唐太宗官侍中永寧郡公曾祖衍金紫光祿大夫定海軍節度使兼萊州管內觀察使祖彥信邠州宜祿尉父欽山東路轉運司鹽鐵判官先生始生之月父夢神人自天而下開所負紫絲囊賜一大鵬且云吾後必來取其鵬在地振羽一鳴驚而寤訪諸日者繇曰凜凜霜鄂賜上穹既文于外又副於中法並貴子其應在公

他日必作青雲之雄先生既生因採其語為名字年十八
父歿家素富貲累千金遭亂蕩散無幾先生殊不以為意
發憤讀書是時學者惟事科舉時文先生為文一掃積弊
專法古人最早為麻徵君九疇所賞其後潛心述作未常
輕求人知李欽叔過釣臺得其所著傷魯麟道懷等賦并
揚孝童碑王夢祥哀詞大驚謄書徧薦於諸公先生之名
始滿天下自此去釣臺放游四方又移隱陞山覃思古學
正大五年先生年二十五矣來游京師諸公倒屣爭識其
面宰相聞其名取所作文章將薦之事中格樛軒皇叔密
閑：朝廷二大老皆致禮於先生交館之明年以西科舉
進士不中西游洛陽放懷詩酒畫山水之歡先生平日好

議論尚氣自以為儒中俠所向敢為不以毀譽易心又自
能斷大事其論學孔氏能兼佛老佛老為世害然有從事
於孔氏之心學者徒能言而不能行縱欲行之又皆執于
一隅不能周徧故常欲著書推明孔氏之心學又別言之
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學者之弊其論經學以為宋儒見
解最高雖皆笑東漢之傳注今人唯知蹈襲前人不敢誰
何使天然之智識不具而經世實用不宏視東漢傳注尤
為甚亦欲著書專與宋儒商訂其論為文以為近代文章
為習俗所蠹不能遽洗其陋非有絕世之人奮然以古作
者自任不能唱起斯文故嘗欲為文取韓柳之詳程張之
理合而為一方盡天下之妙其論詩以為世人皆知作詩

而未常有知學詩者故其詩皆不足觀詩學當自三百篇始其次離騷漢魏六朝唐人過皆置之不論蓋以尖慢浮雜無復古體故先生之詩必求盡古人之所長削去後人之所短其論詩之詳皆成書其論出處以為仕宦本求得志行其所知以濟斯民其或進而不能行不若居高養豪行樂自適不為世網所羈頗以李白為則先生受知最深者曰擣軒公完顏壽閑公趙秉文余先子雷淵李獻能王若虛麻九疇史學優程震宋九嘉其游從最久者曰李汾楊弘道元好問魏璠張邦直杜仁傑曹居一雷瑄冀禹錫張介王說王采苓趙著張甫王鑄劉輯李全劉源楊煥胡權徒單公履呂鯤史環李伉侯策張傑劉郁左坦牛汝霖

木虎遽烏林答爽僧性英諸公隨得書無次第至於心交者惟李治劉祁二人而已八年先生復至京師十二月遇兵難京城被圍先生上書言事不報明年四月圍稍解五月先生挺身獨出遠隱名山不知所終

劉昂霄景賢陵川人博學能文從屏山游又與雷希顏辛敬之元裕之善嘗由任子入官已而隱居洛西山水間踰四十病卒其詩有云歲月消磨詩硯裏河山浮動酒盃中迢迢萬里乾坤眼凜凜千年草木風元裕之常稱之余恨未之識也

木虎邃士玄先名珖字溫伯女直納隣猛安也雖貴家刻苦為學如寒士善與士大夫游初受學於辛敬之習左氏

春秋後與侯季書交築室商水大野中惡衣糲食以吟咏
為事詩益工時余在淮陽屢相從講學迨北兵入河南被
命提兵戍亳州已而亳亂見殺年未四十也少年詩云山
連嵩少雲煙晚地接嶠函草樹秋其寄余云西湖風景昔
同游醉上蘭舟泛碧流楊柳風生潮水濶芙蓉煙盡野塘
幽花邊落日明金勒雲裏清歌遶畫樓今夜相思滿城月
梁臺楚水西悠々又睢陽道中云又渡澱江二月時淮陽
東下思依々立園寂莫生春草城闌荒涼對落暉去國十
年初避亂投荒萬里正思歸臨歧却羨春來雁亂逐東風
向北飛又書懷云關東客子去遲々飄泊炎荒西鬢絲三
楚樓臺淹此日五陵鞍馬想當時春風草長淮陽路落日

雲埋漢帝祠回首故鄉何處是北山天際綠參差甚有唐
人風致

烏林答爽字肅孺女直世襲謀克也風神瀟灑美少年性
聰穎作奇語喜從名士游居淮陽日詣余家夜歸其室抄
寫諷誦終日雖世族家甚貧為後母所制踰冠未娶惡衣
糲食恬如遇交游杯酒豪縱可喜余謂使其志不輟年稍
長則當魁其輩流壬辰陳陷赴水死年未三十初賦鄴研
詩有云上有丹錫花秋河碎星斗磨研清且厲玉瑟鳴風
歸又賦古尺云背逐一道十三虹赤鬣金鱗何天矯翻思
昨夜雷霆怒只恐乘雲上天去又七夕曲云天上別離淚
更多滿空飛下清秋雨其才清麗俊拔似李賀惜乎不見

其大成也

劉琢伯成中山人刻苦力學事母教弟以孝友聞朋友居鄧州人甚重之正大初舉進士南京余始與相識俄下第歸久之河南亂聞在武仙軍人中仙使之宋回為所殺哀哉作詩甚工有云吳蠶絲就方成繭柳楚綿飛又作萍非淺者所能道也其過葉哭余先子詩亦佳

史懷季山陳郡人少游宕不羈然有才思年既壯乃折節為學與名士李子遷侯季書王飛伯游作詩甚有功冬日即事云蒼雪日高晴滴雨爐煙風定暖生雲亦可喜也又作古劍詩極工陳陷死

劉昉仲宣中山人讀書有才學作詩甚有可稱嘗作睢陽八詠工甚居西華之小姚鎮時來游陳余識之遭亂歿高永信鄉漁陽人倜儻尚氣輕財好交游頗讀書喜談兵文辭豪放長於論事嘗從屏山游與李長源元裕之杜仲梁李稚川相善累舉不第家甚貧正大末余居淮陽信卿持諸公書來謁因為定交留月餘西去未幾同在南京被圍嘗上書言事不報以病死自號應菴

胡權直鄉衛州人南渡有詩聲累舉不第貧甚性狂狹不能容尋常人年過四十方娶嘗投余先子淮陽又與余同試於京遭亂北歸以病卒

田永錫義州人叔思敬耀卿名進士永錫少有詩聲其過東坡墳詩云富貴一場春夜文章萬斛冷雲泉英魂返却

眉山秀依舊春風草木天為人傳誦興定末同余試南京
擢第遭亂南奔在江淮間病卒

李澥公渡相州人王黃華門生也自號六峰居士工詩及
字畫皆得法與黃華趙閑謝公游連蹇科場竟不第至
六十餘病終時人言公渡賦不如詩不如字不如畫
科舉賦最緊何公渡最緊下也興定末與余同賦開封中
選公渡甚喜有詩示余先子後云姓名偶脫孫山外文字
幸為坡老知誰念三生李方叔欲將殘喘寄鑪錘先子和
答云瓶有儲糧鬢有絲蹉跎歲晚坐書癡朝川画隱王摩
詰錦里詩窮杜拾遺應舉尚陪新進士主文多是舊相知
春闈看决魚龍陣未必尖錐勝鈍鎚士林相傳以為笑談

劉勲少宣雲中人初名訥字辯老與其兄漢老俱工詩幼
隨官居濟南二十餘載後南渡居陳敷與先子唱酬為人
俊爽滑稽每尊俎間一談一笑可喜科舉連蹇竟不第年
五十餘陳陷死平生詩甚多大槩尖新長於對屬其佳句
有云午風襟袖知秋早甲夜闌干得月多又濟南泛舟云
人行着色屏風裏舟在回紋錦字中又上先人云南山有
後傳能賦北關無人繼敢言送余赴試云文章四海名父
子孝友一門佳弟兄又贈王清卿云長拖酒債杜工部新
有詩聲侯校書贈馬元章云曾着麻鞋見天子敢將道服
襯朝衣又車轂春雷震屋山馬蹄亂電響柴關何時得箇
茅菴子不在車塵馬足間又畫馬末云神物世間尋不見

五陵春色草萋萋。仲兄譙字庭老亦好古作詩不凡
寧知微明甫宿州人博學無所不知尤長於史事劇談古
今治亂或諸家文章歷歷不可窮援筆為詩文亦敏贍可
喜舉經義連不中遷居淮陽與余游二載家積書萬卷載
以行麻知幾及余先子皆重之後還鄉遭亂不知所在或
云渡淮在南中余嘗有西游詩四十餘篇明甫取而觀一
夕盡和其韻以見示其間佳句甚多

崔遵懷祖燕人父建昌萬鄉名進士懷祖少有詞賦聲所
交皆名士累舉不第南渡輟科舉不為居嵩山下以讀書
作詩為事正大末北兵入河南懷祖為兵所得脅令往招
洛陽見殺嘗有詩云青山似有十年舊小雪又為三日留

元裕之稱之

曹恒君章應州人高丞相汝礪之壻也少讀書不喜為科
舉計惟孤介不肯事富貴人南渡居大梁葺軒種竹號友
直余先子為作記賦之又好收古人書畫器物藹然有士
君子風遭亂病歿有子之謙擢第

王賓德卿亳州人擢第為虹令有聲入為省掾坐事罷遭
亂還鄉會兵變賓起率眾據城後屬金朝已而見殺為人
詼諧輕脫嗜酒無威儀詩頗工有上先子云致君有道莫
如律敢諫不行猶得名

歸潛志卷第四

王元即字子元弘州人余高祖南山翁壻也家世貴顯才高以詩酒自豪擢第得官輟歸不樂任宦與余從曾祖西巖子多唱酬其明妃詩云環珮魂歸青塚月琵琶聲斷黑河秋漢家多少邊征將泉下相逢也自羞甚為人所傳劉仲尹致君號龍山遼陽人李欽叔外祖也少擢第終管義軍節度使副使能詩學江西諸公其墨梅詩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玉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着黃金買畫工為人所傳又有梅影詩云五換嚴更三唱鷄小樓天淡月平西風簾不着闌干角瞥見傷春背面啼

陳君可永寧人有梅影詩云隔窓疑是李夫人江月多情

為返魂不是丹青舊顏色十分憔悴立黃昏

王特起正之代州崞縣人少工詞賦有聲年四十餘方擢
第作詩極高嘗有龍德聯句為時所稱又題楊村玉所藏
雙峰競秀圖云龍頭轟雙角駝背堆寒峰諸公嘉其頗的
晚年取一側室留別一樂章喜遷鶯至今人傳之東接歡
宴記遺簪綺席題詩羅扇月枕雙歌雲窓同夢相伴小花
深院舊歡頓成陳迹翻作一番新怨素秋晚聽陽關三疊
一尊相餞留戀情纏繞紅淚洗粧雨濕梨花面雁底關河
馬頭星月西去一程之遠但願此心如舊天也不違人願
再相見老先生涯分付藥爐經卷餘詩惜不多見嘗為沁源
令政頗嚴後為司竹監官疾卒

劉昂次霄濟南人有才譽以先有劉昂之昂故號小劉之
昂泰和南征作樂章一闋上平西為時所傳其詞曰蠶鉗
極踴臂展敵盟寒視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萬蹄一飲
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明文唐日月周禮
樂漢衣冠洗五川煙瘴江山全蜀下也釵闕何用一泥丸
有人傳信日邊來都護先還終鄒平令

金國初有張六太尉者鎮西邊有一士人鄧干江者獻一
樂章望海潮雲雷天塹金湯地陝名藩自古臯蘭繡錯雲
屯山形米聚唾衿百二河關慶戰血猶殷見陣雲冷落時
有鷗盤靜塞樓頭曉月猶自玉弓彎看二定遠西還有元
戎聞令上將齋壇區脫晝空堯鈴夕舉甘泉夜報平安吹

笛虎牙閑但宴陪珠履歌按雲鬢未討先零醉魂長繞賀
蘭山太尉贈以白金百金其人猶不愜意而去詞至今傳
之

高左司庭玉字獻臣遼東人少擢第八官有能聲吏事明
敏人莫能及尤傲儻重氣節敢為左司郎中譽甚重一
時人士推仰馮貞祐初出為河南府治中主帥溫迪罕福
興奸偽人也公臨事少不遜讓遂交惡是時北兵圍燕都
事已迫四方無勤王師公獨慨然有赴援意屢以言激福
興福興憚之因誣以有異志輒收赴獄名士如龐才卿雷
希顏辛敬之皆連繫考掠無實然公竟為福興所困死獄
中餘會赦得釋公既卒朝命下除公河南路安撫副使代

福興士大夫痛憤後朝廷知其冤謫福興遠郡昭雪之屏
山於人材少許可至論公獨以為真濟世材又言其學術
端正可以為吾砥柱時之不幸為奸人所害屏山以詩哭
之甚哀雷希顏又為文以祭述其事為時所稱屏山又將
文其碑未著死後其子屬之雷公雷以其仇人猶在也亦
未著死迄今事狀不詳惜哉公詩亦高余家有數十篇遭
亂失去嘗記其中秋詩有云跳上玉龍背抱得銀蟾光亦
奇語也

楊尚書雲翼字之美平定人先推詞賦第又經義魁入仕
能官練達吏事通財也南渡為翰林學士吏禮部尚書御
史中丞將大拜以風疾止再為學士卒士論惜之公薦學

於九流無不通又善天文算學博洽入莫及嘗上疏諫宣
宗南征蜀獄以寬恕待士謙甚士無賢不肖稱焉晚年與
趙開齊名為一時人物領袖且屢知貢舉多得人南渡
特詔賢公莘其應制白堯詩云光搖玉斗三千丈氣傲金
風五百霜又弔余先子有云清華方翰府憔悴忽佳城其
餘文字甚多家有集子恕

龐戶部鑄字才卿遼東人少擢第仕有能名南渡為翰林
待制遷戶部侍郎坐游貴戚家出倅東平擢京兆路轉運
使卒博學能文工詩書藹然為一時名士其題楊秘監雪
谷曉裝圖云溪流咽山昏前山後山同一雲天公談
玄玉屑噴散為花雨白紛詩翁瘦馬之何許忍凍吟詩

太清苦老奴寒縮私自語作奴莫作詩奴若木僵石槁鳥
不飛山路益深詩益奇老奴忍哭憐公癡不知詩好將何
為揚侯胷中富丘壑醉裏筆端驅雪落如何不把此詩翁
畫向草堂深着

張運使穀字伯英許州人少擢第以謹愿純厚著名嘗為
監察御史言奸臣紇石烈執忠事士論壯之後以毋歸若
許之西城有園圃號小斜川花木泉石隱然一佳處公曰
在其間行吟坐嘯客至一觴一咏盡觀襟韻翛然君子儒
也尋判隰州刺史召為戶部郎中同知河南府遷平陽
路轉運使卒公莅官以廉俸祿未嘗妄糜布衣蔬食泊
如也性友愛第穀才高相與甚懽所蓄稱其所用獨好收

古人器物所在購求以是叢子蒙古鏡尤多其樣製不可備識字畫勁古有顏平原風詩學黃魯直格骨贈余先子詩云丘垤孰與南山尊公卿皆出山翁門遺文人共師夫子陰德天教有是孫問禮度中 新有 **忘憂堂** 下舊多萱人間樂事君兼有歌我新詩侑壽尊此斜川時事也赴隰州被召時又寄詩有句云溪口急流裁燕尾山腰世路轉羊腸到郡莅官才九日過家上塚正垂楊

陳司諫規字正叔絳州人弱冠擢茅南渡為監察御史上便宜十事直言當時得失忤旨出為徐州帥府經歷官正大初收用舊人召為右司諫數上書論事不少衰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曰恐陳規有言近臣竊議惟畏陳正叔挺然一

時直士也後出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於圍城士論惜之公為人劉毅質實有古人風篤學問至老不廢晚喜為詩與趙雷諸公唱酬其平人詩有云驄馬餘威行尚避仙鳧善政去猶思人以為頰的初先人見其所上十事歎曰宰相材也惜乎朝廷不能用後同朝相見甚懽未幾先人下世兼復從之游每論及時事輒憤慨蓋傷其言之不行也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為葬之

許司諫古字道真河間人父安仁子靜名士汾陽軍節度使公少擢茅南渡為侍御史時丞相木虎高琪擅權變亂祖宗法度公上章劾之上知其忠常庇翼凡有奏下尚書省輒去其姓名然竟為高琪所中貶鳳翔幕正大初召為補

闕遷左司諫言事稍不及昔時後致仕居嵩山下病卒平生好為詩及書然不為士大夫所重公論但稱其直云初敗鳳翔朝士畏高琪故皆不敢與言余先子時為提舉南京權貨事獨以詩送之有云有晉必無楚西雄難並驅向來既發藥其可止半途又曰君年迫桑榆隻身憂患餘雙靚白楊拱同氣紫荆枯貧無孟光春醉無驪子扶唯有忠義名可與天壤俱蓋欲堅其初志也聞者竦然多傳之後由叔麟之為鳳翔錄事先人文寄以詩云寄語多言唐諫議生還記取李師中亦此意也

趙尚書思文字庭玉中山人與其弟庭秀庭直皆名進士公少擢第為省掾從完顏福興守燕都福興死奔詣南京

行宮擢侍御史出為汝州防禦使遷集慶軍節度所在鎮靜吏民賴之公暇以詩酒為樂好吹笛多著樂章為人傳誦南渡後士大夫有典郡之榮者不及也正大末召為禮部尚書卒為侍御特與余先子同臺為禮部時始一識也為人寬厚有君子之風

蕭尚書貢字真卿京兆人少為名進士時號三蕭南渡為戶部尚書後致仕還鄉卒公博學嘗注史記又著蕭氏公論數萬言評古人成敗得失甚有理

史翰林公奕字宏父大名人工書有能名自號歲寒堂主人正大初為翰林院脩撰又充益政院官為上謙書後致仕居亳卒重厚人也

崔翰林禧字伯善衛州人与屏山同年進士也長於史學
歷代典故無不通轍南渡為翰林待制與闈之屏山同在
院後出刺永州病卒

王翰林良臣字大用潞州人長於律詩尖新工對屬南渡
在館後從李天英北征遇害其上移刺總管云華底有
神扶氣力人間無處著聲名又絕句云流轉年光橋下水
翻騰時態嶺頭雲溪翁道號竒龔子除却松風百不聞
人多傳之

石林翰林世勳字晉卿契丹人少有詞賦聲擢第讀書為
文有林致南渡為左司郎中坐事免久之為禮部侍郎司
農太常卿翰林待講學士從末帝東征至蔡州城陷死有

子嵩隆

王左司字公玉臨潢人少擢第入仕以能稱大安末為左司
員外郎累遷青州防禦使與宰相揆盡忠不協左遷
刺史南渡以病免居蔡州卒雜學喜易及佛老莊書

呂陳州子羽字唐卿大興人少為各進士擢茅南渡為左
司郎中坐事免官後同知開封府遷陳州防禦使時軍旅
救輿戶口逃竄公因以實聞於朝而小人李渙以為不憂國
而失軍儲下吏當死公恥之縊於太康驛後朝廷知其無
罪復其官公入仕以能稱讀書為文有士大夫風致死非其
罪天下傷之

李治中適字平甫萊城人少擢第有能聲工詩善畫與屏

山諸公游自號寄菴老人萬然名士大夫也南渡授東平府
治中後致仕居釣臺病卒有子治屏山嘗贈詩去寄庵
丈人眼如月墨妙詩工兼畫絕儒術吏事更精研只尚官
途如許拙為補察御史言紆右烈執中不法事聞者竦然
潘翰林希孟字仲明磁州人少擢茅南渡為吏部主事遷
翰林脩撰後病風疾卒為文條暢有法宣宗哀玉冊皆其
筆也

郭翰林伯英字伯誠上黨人第進士為南頓西平令有治
迹正大中由應奉遷脩撰以風疾暴終為人質厚不苟合
喜讀書為文詞有香山賦諸公皆有詩

劉翰林祖謙字光甫解州人少擢茅為吏有聲由寧陵令

丁父憂數年不調南渡召為大理司直拜監察御史出為河
南府判官再召為翰林脩撰遭亂北遷為兵士所殺公博學
間通佛老百家書從趙閑、李屏山諸公游甚為所重談論
聲不窮援筆為文奇士也嘗詭屏山誌其父墓屏山以
事廢命余代馬銘亂屏山筆也迨屏山歿公以文登有曰
鳳不足以言瑞龜不足以效靈吾視之其猶龍也諸公稱
之與余父子交嘗屬余作蒲萄酒賦題其父所畫河山
形勢詩亦一知己也

馮吏部延登字俊子吉州人少擢茅南渡為大常博士累
遷吏部郎中翰林待制奉使北朝踰年歸遷吏部侍郎遣
亂不知所終公為人謹愿史事亦精篤學問長年猶不輟

在公署日抄書為文苦思尚竒澁詩亦新巧可稱與余
先子交最善先子入翰林公與閑之所薦也平生著述
甚多嘗以示余亂後失散可惜

時治中戡字天保後改字多福滄州人少為人奴後讀
書為學第進士其主良之南渡為監察御史歷清要致
仕卒為人純厚好學多讀易左氏春秋君子儒也自號
拙菴嘗屬余作記與余家三世交

王府判仲元字清卿東平人廣道先生之孫也工書法趙黃
山自號錦峯老人卒於京兆幕

張司直穀英字仲傑趙州人擢經義高第後屏山諸公游
為文以多為勝常為南頓令從軍數年入為省掾大理司

直卒自號無着道人屏山為作夢記余先子同年進士也

歸潛志第四

歸潛志卷第五

王翰林彪字武叔大興人貞祐五年經義魁也為文頗馳騁波瀾性疎放嗜酒不拘細事初對廷策宣宗喜其文以為似古人特授太子副司經國史院編脩官進司經末帝在東宮頗見知後入翰林為應奉遷脩撰出為平涼府治中入為待制出刺州未赴南京被圍執之服絕粒藥俄飲酒被藥死嘗賦呂唐柳賦海藏齋詩云虛白雲中會法界軟紅塵底寄虛舟又云只應烏帽紅塵底相見蒼烟白鷺洲亦可喜也

張翰林邦直字子忠河內人少工詞賦嘗魁進士平陽南渡為國史院編脩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在館五六年從趙

開人游性朴澹好學敦善謙甚士多愛之開：本注太玄
子忠嘗言親授於閔中隱士薛子明因相與講辯甚久俄
丁母憂出館居南京從學者甚衆求脩惟以市書惡衣糲
食雖仕官如貧士也同年如雷宋諸人皆以聲名急氣相
豪子忠獨恬退以學自樂正大初余先子入翰林子忠從
之游後先子下世有挽詩云桃李雙鳧歸風霜一豸冠才
華驚世易勲業到頭難白日空金馬青天下玉棺傳家
有賢子文或似歐韓甚為諸公所稱先子歿余與善後南
京被圍闕食余遇之富城西墜衣繼綬可憐已而聞鶯卜
天樹值一回鶻閱卜子忠以文語應之為回鶻所毆北渡將
還鄉道病卒哀哉

張翰林仲安字晉臣燕山人貞祐六年詞賦冠也為人謙
謹有禮法時革稱也為文亦平暢得體尤工詞賦自居太
學有聲入翰林為應奉秩未滿卒士論惜之

高斯誠法廳大興人至寧九年經義魁也讀書有學問與
王從之李之純游為詩文枯淡自得初調鳳翔府錄事為
行部檢監支納陳州倉因忤郡魁吏構之下獄幾死已而
赦免病終頗喜浮屠自號唯菴與余先子善

劉遇禹臣真人興定五年詞賦魁也少與王從之周晦
之游兼經義學有譽南渡為國史院書寫已而擢茅鹿奉
翰林後出為鄜州帥府經歷官遇害嘗與余同文會且試
於庭讀書有文學

張翔茂進太原人第進士為南京權貨司勾當官遷南京
麵使出為太康令蒞官清苦有治聲好書後士大夫講學
為文作詩有志於時名遭亂殍卒與余交最善

董治中文甫字國華潞州人第進士南渡嘗為大理司直
後為河南府治中卒自號無事老人為人淳謹篤實學道
有得其學叅取佛老二家不喜高遠竒異循當道臨終
預知死期齋沐而逝時人異之定與初余先子居喪淮揚
公乘傳過高談道竟夕余時為童子竊聽窓下蓋其於六
經論孟諸書凡一章一句皆深思而有得必以力行為
事不徒誦說而已既去先子大稱之後於郝文園才處得
所著一編皆論道之文迄今藏余家其子安仁傳其學亦

謹厚人也

申編脩萬全字百勝高平人與其兄無穀百福俱擢第百
勝為鄭縣令愛民慎獄不為赫譽邑民便之後召入史館
俄攝監察御史應奉翰林居京師朝歸閉門講誦不出觀
時事不愜意屢欲以母老歸未果也正大初末為南伐行
臺辟掌書檄至淮上大兩宵行溺水死士論惜之趙開為
文以祭之哀甚初百勝在太學與雷文希顏及余先君同
舍相善嘗稱之後公入朝先君已下世余因得從為文亦與
雅有體

許國至忠懷州人少擢第有能名性閑淡不銳仕進居廬
氏西山下不赴調數年後召為南京豐衍庫使傾家貲市

書後告歸趙開：諸公多重之余嘗至其家弊衣糲食環堵蕭然蓋清苦之士也未亂病卒

王貢安之北京人叅知政事之翰從子也擢第以脩繫稱南渡得度居偃操行甚謹時人重之後病卒

王或字子文汝州人少擢第南渡為省掾時政將亂一旦棄妻子徑入嵩山剪髮為頭陀自號照了居士改名知非字無咎居達磨庵苦行自脩朝廷初疑焉遣使廉知之其非矯偽乃止當世號王隱居名甚高後十餘年忽下山歸與妻子如舊妻死更娶又仕為洛陽行省叅議遭亂不知所終歿嗟乎有始有卒者難矣哉

馬天采元章太原人擢第與雷希顏宋飛卿同年為人詭恠好異又喜為驚世駭俗之行人莫測也南渡為史院編脩官不事麻條草履沈浮閭里殊無朝士風雜學通玄太數又善繪畫及塑像雖居官輒為人塑畫自神頗善李屏山當屏山歿為寫真且題以讚皆恠語末曰若到黃泉見魯仲連蘭相如道余傳示其狂誕如此後以病終

楊戶部楨字正夫吉州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為左司員外郎頗與權要辯爭以罷後為戶部侍郎又行部河中北兵攻胡壁堡將陷正夫知不免先使其妻子赴黃河已後之死為人慷慨有氣節士大夫多稱之甚可惜

李中丞英字子賢遼東渤海人布衣以氣節聞後擢第為省掾貞祐初北兵犯京師與侯摯田琢偕請行提兵扼居

庸闕屢戰有功擢宣差都提控南渡召為御史中丞詔與
元帥度壽同率兵援燕都至潞州遇北兵戰死初子質之
出也河南民望太平遞喪敗天下惋惜朝廷褒贈焉

田總管琢字罷之蔚州人少擢第為省掾貞祐初北兵圍
燕罷之慨然求覓願出招鄉里義兵守要衝宣宗壯之權同
知蔚州節度使得兵數千屢與敵戰有功遷瀋州防禦使
宣差都提控南渡馳軍陳州久之命守華州領節度使戰
潼關下軍敗歸罪於其副任鑄斬之改東平路轉運使俄
命守益都為山東路兵馬都總管張裕之變逐罷之
以城北降朝廷召之將加罪道發疽卒趙閑有送罷之
詩云田侯落奇男子主辱臣生不如死殿前畫地作山

西顧與義軍相表裏恨我不得學李英愛君不減侯華
卿橫通停戶三十萬潼關大笑哥舒翰

梁翰林詢諱字仲經父絳州人戶部尚書襄子也少游
太李有聲為人多膂力尚氣節慨然有取功名志屏山
諸公皆壯之尤與雷希顏善文章豪放有作者風既
擢第復舉宏詞為應奉翰林文字出為上京留守判
官宣宗南渡宗室萬奴叛據上京獨仲經父不移以節
死朝廷優贈之

韓府判王字溫甫燕人少讀書尚氣節擢第入翰林為應
奉文字後為鳳翔府判官大安中北兵圍燕都夏人連
陷遼州陝西帥府檄溫甫為都統募軍得萬人出屯華亭

與夏人戰敗之而溫甫毅然有勤王志因移檄闕中言詞忠壯聞者感動其檄有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為然事至於今忍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於今日目前何以再居人世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致耳或誣溫甫以有異志收鞠死獄中士夫憤惜

聶左司天驥字元吉五臺人弱冠擢第沈靜寡言不妄交入官以謹愿自守與定初為省掾時胥吏擅威士人往之附之獨元吉不少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後平涼帥被經歷官軍賊同其帥被責俄擢左司員外郎天與政元末帝東遷留二執政居守元吉與焉崔立之變二執政死元

吉亦被創甚歸臥於家旬日不食卒金亡流之在位以節死者惟元吉一人其死也其女子遠以寡來歸家居見父沒亦縊死時父傷之虞鄉麻革信之為作聶孝子傳程御史震字威鄉東勝人與其兄鼎和知俱擢第公入仕有能聲與定初召百官舉縣令公得陳留留陳留南都屬邑頗繁公治為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英王為宰相家僮輩往恃勢侵虐公以法劾之英王怒未幾坐為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公為人剛直有材幹忘身殉國不少私與余先子同年擢第相得甚懼已而同為御史臺綱大振小人皆側目故俱不能久留於朝公既居閑慨然有志於學將延致名儒

執弟子禮師事之會卒士論惜不盡其材

魏戶部琦字民英弘州順聖人少貢詞賦擢高第為鄆陽令有治行南渡為南京留守判官遷戶部員外郎中以材幹稱貞祐末北兵犯潼關行部軍前至洛陽見殺朝廷官其子焉

吾古孫左司奴申字道遠由女直人譯史入官性伉特敢為有直氣嘗為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顏百家以酷烈聞道遠以事糾罷朝士聳異後為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天興東狩留南京居守崔立之變同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自縊於臺中與余先子善余嘗為賦古漆井詩

裴滿御史大夫阿虎帶字仲寧女直進士也仕歷清要名亞完顏速蘭嘗為陳州防禦使累遷御史大夫使此朝崔立之變自縊死全時戶部尚書完顏仲平亦自殺仲平亦女直進士也

末帝寶符李氏國亡從太后皇后北遷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李氏自入院止寢處佛殿中作為幡旛數合會當同后妃赴龍度將發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凡施幡旛幾何較之后妃輩失節者何啻霄壤甲午歲余家武川觀其遺迹

李尚書元忠字獻可武川人少擢第歷清要南渡為

工部尚書審決河南冤獄多所平反俄坐督修京城工不謹出為泰寧軍節度使致仕居陳州每朝廷有政事不令或民間利害屢上言亦讀書有李閻和厚人也李陳州山字夏卿一字安仁大名人少擢第歷清要南渡同知開封府遷陳州防禦使為小人所陷罷開居南京以事赴井死為人厚重讀書作詩號松峰老人

劉戶部元規字子正咸平人少擢第南渡為侍御史時木虎高琪為相擅權公數抗言爭殿上出同知武昌軍節度使事後為戶部郎中行部河中坐事斥後致仕天興改元詔使北朝不知所終

康司農錫字伯祿趙州人與雷希顏龔冀京父同年進士正大初由省掾拜監察御史上章言黠檢完顏撒合革預政非宜又京宿帥統石烈牙虎帶太恣橫不法時二人權勢赫然伯祿皆不屑士論稱焉後為河南路司農少卿再授河中帥府經歷官北兵陷河中帥率兵南奔濟河船敗死為人重厚有為頗讀書嘗賦打毬詩云高飛遠走偶然爾坎止流行知所之余先云亦有理也

楊左司居仁字行之其先大興人後居南京年十八擢第八仕以能為人謹密朝廷上下皆愛之為監察御史言事稱旨由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使北朝凡再往歸坐事廢天興東遷為左司郎中與二執政居守崔

立之變被傷窳卧余家已而爲立強起復舊職以病
辭去將北渡舉家投黃河死時年未五十公少有吏
能晚讀書作詩有佳處使任清時不失爲名卿材大
夫遭世亂困躓可嘆與余子父交最善余嘗送其北
使序及詩

房刑部維楨字周卿濟南人少擢第南渡爲左司
都事司農少卿出刺申州召爲刑部郎中卒爲人
謹愿讀書作詩頗好賢

齊申州椿字壽之夏津人少擢第入官以廉稱南渡
爲監察御史右司都事許古嘗上書薦之後司農
丞進少卿出刺申州卒

張戶部俊民字用章延安人擢第以材幹稱嘗爲戶
部郎中進侍郎遭亂北遷病卒爲人慷慨尚氣義
喜學易

楊戶部慥字叔玉五臺人擢進士第南渡爲監察御
史戶部郎中司農卿遷戶部侍郎通史事有能名
正大末權知叅政事後罷守戶部南京降病嘗與余
先子同任御史頗作詩

高尚書夔字唐卿保州永平人第進士莅官有才譽
南渡歷戶部員外郎後遷尚書專治糧儲嘗巡行
京東便宜行事抵罪詔釋之天興初爲翰林學士亂後
北遷還鄉卒

歸潛志卷第五

歸潛志卷第六

高丞相汝礪字巖夫應州人少擢第入仕有能名嘗
為左司郎中諫議大夫入戶部專掌財賦遷尚書改三
司副使唱行鈔法以代貨泉宣宗南渡拜叅知政事
遷左右丞進平章政事右丞相封壽國公正大初薨
于位年七十餘為人慎密廉潔能結人主知守格法
循默避事不肯彊諫故為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
壽考康寧當世莫及金國以來書生當國者惟公
一人耳

賈左丞守謙字彥亨東平人少擢第蒞官以能稱章宗
時為諫議大夫皇叔鎬王以疑忌下獄公力爭士論直之

大安末拜叅知政事南渡進右丞遷左丞致仕薨
胥平章鼎字和之代之繁時人父持國章宗時執政
公少擢第以能稱為右司郎中善占對大安末為叅
知政事能出鎮平陽宣宗南渡行臺河中兵民安輯
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移鎮京兆封莘國公後
朝廷將伐宋取蜀召議公歸上言止之坐是忤旨致
仕薨公通達吏事有度量為政鎮靜所在無賢不
肖皆得其歡心南渡以來書生有方面之柄者惟公
一人而已

張左丞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末帝舊諱改焉
莒州人御史大夫暉之子太子太傅行簡之弟也家世
以純厚稱士論以為如漢萬石君家公少擢第歷清要
宣宗南渡為禮部尚書時丞相木虎高琪擅權百官
側目因廷議事公獨抗言折之上甚喜明日拜叅知政
事未幾為近侍所譖出鎮涇州到官上疏論近侍之
奸士大夫稱重正大初首召拜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
望頗減後致仕數年薨為人簡朴不脩威儀惡衣糲食
如貧士既致仕家居惟以抄書教子孫為事葺園池東
城號靜隱亭時游詠其間為樂南渡宰執中最有直
名初至南京父暉以御史大夫故仕猶康健兄行簡為翰
林學士承旨公為禮部尚書諸子任多中第居官當
世未之有也

侯平章摯字莘卿東阿人少擢第慷慨有為貞祐初北兵圍燕都公由中都趨使請出募兵已而虜城有功自行戶部侍郎遷河平軍節度使宣宗南渡為叅知政事出鎮東平移鎮下邳所至吏民安愛後入朝遷左丞正大初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居相位憤無所施請守大名詔出行尚書省未幾還朝致仕居南京有園亭菘水濱公日在園與耆老讌飲後南京降以前宰執為北兵所殺為人有感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亦敢言頗喜薦士如張文舉雷希顏麻知幾皆由公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望最重

李叅政鞏字君美河中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為叅知政事出鎮平陽北兵至城陷自殺從子復亨字仲脩踰寇擢第以才能稱為人通敏善奏對南渡為左司郎中大為宣宗所器一時譽甚隆遷翰林直學士知開封府進吏部尚書為叅知政事年方四十父母俱存近世未有也興定末坐監試進士失取人出鎮同州未幾北兵攻城陷自殺叔相繼執政俱死事士論所嘉惠軒趙宜之挽仲脩詩云報君惟有死見叔固無慙人以為破的也

師叅政安石字仲安清州人少擢第輕財尚氣義聞於朋交為省掾宣宗南渡從完顏福興守燕都福興將死以遺表託仲安使赴行在既達上嘉擢樞密院經歷官時末帝在春宮領院事遂見知遇正大初進同僉樞密院事遷御史中丞工部尚書遂為叅知政事其驟用如此既居位人

望頗減俄以腦疽薨

李左丞蹊字貫之大興人少擢第通史事能官南渡為左司郎中遷吏部侍郎為蒲察合住所陷下獄當死詔釋之後為大司農正大初拜叅知政事進左右丞專掌財賦北兵圍南京坐福不給除名久之起為工部尚書權叅知政事復左丞奉使軍前送曹王後從末帝東征至睢陽官奴之變見殺

吾古孫叅政仲端字子正女直進士也為人謹厚莅官以寬靜稱興定間由禮部侍郎使北朝從入西城二年始歸為陳州防禦使遷御史中丞為叅知政事人望甚隆天興東狩罷為翰林學士承旨知時事不可支家居一空陳

平生玩好日與夫人宴飲為歡癸巳正月下旬忽閉戶自誣其夫人亦從死明日崔立之變若先知者金國以大臣中全節義者一人公使歸時備設西北所見屬趙閑之記之趙以屬屏山屏山以屬余為錄其事趙書以石迄今傳世也

完顏叅政速簡字伯陽至寧元年女直進士魁也莅官脩謹得名然苛細不嚴任大事較之輩流頗可稱仕歷清要時望甚隆為宣宗所知擢任近侍局頗可稱言有補益旋罷出為諫議大夫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墓三年後為叅知政事同訖石烈牙虎帶守京兆不相協乃還至鞅被圍久之亡奔行宮道遇害余先子善

弟奴中字正甫亦女直進士仕歷清要由吏部侍郎使北朝允再往天興東將拜叅知政事留守南越不能有為崔立之變見殺

完顏右丞胡斜虎字仲德女直進士也為人忠實有時望嘗帥秦鞏天興改元南京被圍仲德提孤軍入援轉戰數回止存五六人至京城門遇末帝東狩因從以行駐睢陽拜叅知政事從徙蔡州進右丞間險阻中盡心不懈蔡圍既急末帝內禪崩城陷仲德帥兵三百力戰不支赴蔡水死軍士皆從之其得士心雖古之田橫無以加也金國亡死君者惟仲德

完顏平章合打由護衛入官典郡當陷北朝亡歸南都累

擢平梁帥為人勇敢忠實一時人望甚隆拜叅知政事代胥相禹鎮京兆軍民便之北兵犯蘭闔將兵距戰有功入朝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正大末北兵由襄漢大入詔合打帥精兵距之已而失利退保鈞臺軍敗見殺

完顏中即將陳和尚字良佐兄斜烈畢里海世襲猛安也忠義勇敢著名嘗陷北朝亡歸擢帥壽泗威望甚重性好士幕府延致文人改安平都尉嘗憤懣無所施發病死良佐從其兄在軍中勇冠一時嘗坐擅殺人將抵死上奇其材特赦之為忠孝軍總領擢禦侮中即將天興改元北兵入河南良佐從完顏合打力戰鈞臺軍敗被擒不屈死良佐為人愛重士大夫

王渥仲澤在其兄幕府良佐從之游季仲澤書極可觀且同講經文讀書不輟亦一時弟兄良將帥也

移刺都尉買奴字溫甫契丹世襲猛安也讀史書慷慨有氣義喜交士大夫視女直同列諸人奴隸也嘗為宣撫使便宜鄧豫間以事杖殺經歷官坐廢後為虎賁都尉提兵赴閩中後由商南全軍而迴病死自號拙軒趙閑為賦之諸公皆有詩平大初先子令葉余往省會溫甫屬余為拙軒銘先子亦有詩

移刺樞密粘合字廷玉契丹世襲猛安也弟兄俱好文幕府延致名士初帥彭城雷希顏在幕楊叔能元裕之皆游其門一時士望甚重為將鎮靜守邊不擾軍民使之

天興東狩知國亡率鄧州軍民詣宋人納款宋以兵馬轄處之賜第居襄陽未幾病死

南渡之初將帥中最著名者曰郭仲元俗號曰郭大相公其軍號花帽子曰郭阿里俗號郭三相公其軍號黃鶴袖二人本非親弟兄以其壯勇年齒先後為配仲元為將重厚沉毅有謀守鳳翔北兵力攻數月不下而退卒保其城以聞後為兵部尚書 右衛尉卒

阿里最驍勇人莫能敵屢與北兵戰有功一時為士庶屬目後提兵關中與宋人戰馬倒被擒不知存沒也

南渡後諸女直世襲猛安謀克往好文學與士大夫

游如完顏斜烈兄弟移刺廷玉溫甫總領夾谷德固
木虎士烏林荅肅攜輩作詩多有可稱德固勇悍在
軍中有聲嘗送舍弟以詩亦可喜天興初提兵戍
譙軍亂見殺

南渡之後為將帥者多出於世家皆膏粱乳臭子
若完顏白撒止以能打球稱又完顏訛可亦以能打毬
號板子元帥又完顏定奴號三脆羨又有以忤忍號火
燎元帥者又統石烈牙忽帶號盧鼓椎好用鼓椎擊
人也其人本出親軍頗勇悍鎮宿沔數年屢破宋兵有
威好結小人心然跋扈不受朝廷制嘗入朝誹都堂詆
毀宰執亦不敢言而人主倚其鎮東右優容之也尤不喜

文字僚屬有長裾者輒取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
朝廷遣使者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因併食不
給使餓而去張用章嘗以司農少卿行戶部過宿見
焉牙虎帶召飲張辭以有寒疾牙虎帶笑曰此易治
耳趣命左右持艾炷來當筵令人拉張臥遷艾於腹
張不能爭遂灸數十又因會宴諸將并妻皆在座時共
食猪肉饅頭有一將妻言素不食猪肉牙虎帶趣左右易
之酒吏食訖問曰爾食何肉其人对曰蒙相公易以羊肉
甚美牙虎帶笑曰不食猪肉爾食人肉何也爾所食非羊
肉也其人大嘔疾病數日又御史大夫合住因事過宿牙
虎帶館之酒肉使妓歌於前及夜使其妓侍寢遲明將發

令妓徵錢合住愕然牙虎帶因彊發其篋笥取繒帛悉以付妓曰豈有官使人而不与錢者乎合住無以對而去故司農御史皆不敢入其境避之又宿州有營妓數人皆其所喜者時之使一妓佩銀符屢往州郡取賂賂州將夫入皆遠迎號省差行首厚贈之其暴橫若此及康錫伯祿為御史上章言其事且曰朝廷容之適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然朝廷竟不治能其罪後北兵入境移鎮京兆軍敗召還道病死在東方時盧鼓推之名滿民間兒啼亦可怖大槩如呼麻胡云

任履貞子山許州長葛人讀書喜襍李深於醫又有鄉行邑人皆信之貞祐初召入太醫院旋告歸與開屏山

諸公及余先子善先子主長葛簿其脩儒宮及太虛觀子山之力居多為醫起人疾甚衆既卒闕誌其墓云

張子和睢州考城人初名從正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孝歷在口其法宗劉守真宗素藥多用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劫士大夫稱焉為人放誕無威儀頗讀書作詩嗜酒又居陳游余先子門後召入太醫院旋告去隱然名重東州麻知幾九疇与之善和子知說其術因為文之有六門三法之目特行於世會子和知幾相繼死迄今其書有焉

僧德普武川人自號勝靜老人做儻有機与大夫游飲

酒食肉器如也嘗為木虎高琪所重在軍中論兵南渡居
陳之開元寺與余先之善嘗著彌陀偈談理性先子為
序之屏山亦善喜其俊爽不羈也頗喜字畫作詩年六十
餘死余謂古之文暢祕演之流僧圓基字子初姓田氏亦
北人雖為浮屠善與豪士游負其材畧有握兵治民之志
蓋隱於僧者也嘗住持南京靜安寺以不檢去之峴山歷
嵩陽死與德普相善頗能詩嘗題移刺右丞畫云調羹
之餘總是閑中游戲到毫端而今亦有丹青手猶在楮
溪把鉤竿可見其有志也又咏柳葉云一氣潛通造化
人中間無處不春風莫嫌冷地開青眼試看夭桃豔

日紅

王赤腿不知其名字年齒人以其衣短號峭腿王武云
名予可字南雲河東人幼嘗為卒不詳居鄆蔡間
以乞食為事衣皮衣露膝長歎好挿花額上繫一
銅片如月人間之皆有說又時自言為天帝所召有其
仙某神在焉所食何物皆誕詭莫可測然善歌詩有
求之者索韻立成字么恠異在鄆城凡寺觀樓閣及民
家屋壁書其詩殆遍往之有奇麗語如天仙有夢梅云
禹鑄陶鈞政格新橫斜跡影慰騷魂嬰香枕葦黃昏
月懋棟東風笑谷春又經閑瓊几虛雲鎖盃捲江山枕
島樓却憶西巖舊宮殿半橫星斗下瀛洲又題石潭云
石裂雲華浸月秋又松陰滾碎闌干角其他多僻恠不

可曉問之則曰出天上何書之名亦不可曉或云爲鬼物
所憑麻知幾獨重之李子遷贈詩云翫骸風儀古丈
夫鶴袍銖百戰鬚人間春色向頭剩天上月明當額孤
石禹夜照詩白徒布囊春醅酒錢盡鹿危樓試倚街
頭月應見潛飛入玉壺狀其人殆盡正大初余遇鄭諸
公爲召至索詩求韻立書辭亦不可曉後因病卒

歸潛志卷第六

歸潛志卷第七

興定初木虎高琪爲相建議南京城分八十里極大難守
於內再築子城周方四十里壞民屋舍甚衆工役大興河
南之民皆以爲苦又使朝官監役分督方面少不前輒杖
之及北兵入河南朝畿築城或云一失外城則子城非
我有遂止守外城外城故宋所築土脈甚堅北兵攻之旬
餘竟不拔而新築子城殊無用也嗟乎愚人之慮何如
哉使天下郡邑俱失縱然獨保一子城何以國也然子
城初起時於地中得一石碣上有詩云瑞雲靈氣鎮城
東他日還應與北同歲月遷移人事變却來此地再
興功亦有數云其字類宋人迄今猶在相國寺

大梁城南五里號青城乃金國初粘罕駐兵受宋二帝降處當時后妃皇族皆詣焉因盡俘而北後天興末帝東遷崔立以城降北兵亦於青下寨而后妃內族復詣此地多傑死亦可恠也

南渡之後南京雖繁盛益增然近年屢有妖恠元光間白日虎入鄭門又吏部中有狐躍出宮中亦有狐及狼又夜聞鬼哭輦路每日暮烏鵲蔽天皆亡國之兆迄今為丘墟瓦礫哀哉南京司樂園故宋龍德宮徽宗所脩其間樓觀花石甚盛每春三月花發及五六月荷花開官縱百姓觀雖未嘗再增葺然景物如舊正大末北兵入河南京城作防守計官盡毀之其樓亭村大者則為

樓櫓用其湖石皆鑿為砲矣迄今皆廢區壞址荒蕪所存者獨熙春一閣耳蓋其閣皆沙木壁飾上下無土泥雖故毀之不能世豈復有此良匠也

宣宗喜刑法政尚威嚴故南渡之在位者苛刻徒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繫人號麻椎相公李運使特立文之號手截劍馮內翰壁叔獻號馬劉子後雷希顏為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殺之五百人又號雷半千又有完顏麻斤出蒲察咬住皆以酷聞而蒲察合住王阿里李漢之徒皆吏中尤狡刻者也

宣宗后妃皆出微賤南都人有云頭巾王過道史白酒罷指三外戚家也王氏有成國夫人者宣宗皇后之姊末帝

之嫌奢侈尤甚權勢薰天當塗者往之納賂取媚積貲如山且出入宮掖無時度號自在夫人天與改元末帝東遷雀立之變凡富貴之家搜括金銀成國竟擗死又有平章政事完顏白撒以內族位將相尤奢備嘗起築西城如宮掖然其中婢妾百數皆衣縵金綺繡如宮人在尚書省惡堂食不適口以其家饜供然為將相無他材能徒以儀體為事從末帝東征方渡河督戰遽勸上迴奔睢陽爰以其誤國歸罪請廢末帝不得已下獄餓死人皆快之

南渡之後為宰執者往之無恢復之謀上下同風止以苟安目前為樂凡有人言當改革則必以生事抑之為此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嘆吁已而敵退解嚴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每相與議時事至其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南渡之後朝廷近侍以調諛成風每有四方蓄異或民間疾苦將奏之尤相謂曰恐聖主心困當時有人云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竟至敗亡又在位者臨事往之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養相體果安在哉又宰執用人必先擇無鋒鏗軟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遽退閑宰執如張左丞行信臺諫官如陳司諫規許司諫古程雷御史皆不能終其任也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為耳目以伺

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一二事
即入奏之上因所貴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
將帥又差一本御在軍中號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為所
牽制輒遇敵先奔故其軍多喪敗

貞祐間木虎高琪為相欲樹黨因其權先擢用文人將以
為羽翼已而臺諫官許古劉元規之徒見其恣橫相繼
言之高琪大怒并罷二人因此大惡進士更用胥吏彼喜
其獎拔往之為盡心於是吏權大盛勝進士矣又高琪定
制省部寺監官恭進士吏員文使由郡轉部由部轉
臺省不三五年皆得要職士大夫及畏避其鋒而宣宗
亦喜此曹刺深故時全由小吏侍東宮至為僉樞密院事

南征帥又有蒲察合住王阿里之徒居左右司李彛輩在
外行尚書六部陷士夫數十人亦亡國之政也

南渡後屢興師伐宋蓋其意以河南陝西狹隘將取
地南中失已所有不能保而奪人所有豈有是理然連
年征伐亦未嘗大有功維能破蘄黃殺虜良多數
其士馬物故且屢為水陷溺亦相當也最後盱眙軍
改為鎮淮府以軍戍之費糧數萬未幾亦棄去又師還
乘夏多刈熟麥以歸助軍儲故宋人邊撤有云暴卒鴟
張率作如林之旅飢氓為合驅師得罪之人駙馬都尉
僕散阿海僉樞密院事時全皆回轅即誅後又謀取蜀
時胥平章鼎鎮閩中奏請緩發胥有以罷相嗟乎避強

欺弱望其復振難哉此皆宣宗時事末帝即位無南伐之議矣甚哉風俗之移人也南渡後吏權大盛自高琪為相定法其遷轉與進士等甚者反疾焉故一時之人爭以此進雖士大夫家有子弟讀書往往不終輒輟令改試臺部令史其子弟輩既習此業便與進士為仇其趨進舉止全孝吏曹至有舞文納賂甚於吏輩者惟僥倖一時進用不顧平日流源此可為長太息者也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經義孝士大夫往往局於此不能多讀書其格法最陋者詞賦狀元即授應奉翰林文字不問其人才能何如故多不任其事者或顧問不稱上意被笑嗤出補外官章宗時王狀元澤在翰林會宋使進枇杷子

上索詩澤奏小臣不識枇杷子惟王庭筠詩成上喜之呂狀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陽詩造素不學詩惶遽獻詩云佳節近重陽微臣喜欲狂上大笈旋令外補故當時有云澤民不識枇杷子呂造能吟喜欲狂興定初朝議縣令最親民依常調數換多不得人始詔內外七品以上官保舉仍升為正七品資未及者借注人一時能吏如王庸登庸令洛陽程震威鄉令陳留皆有治績或入為監察御史臺部官自是居官者爭以能相尚民亦多受賜其後往往由納賂請託得之故疲懦貪穢者亦多然士大夫為之者猶自力此良法也哉

正大初末帝銳於政朝議置益政院官院居宮中選
一時宿望有學者如楊學士雲異史脩撰公燮呂待
制造教人兼之輪直每日朝罷侍上講尚書貞觀政
要數篇間亦及民間事存補益揚公又與趙學士秉
文共集自古治術分門類號君臣政要爲一編進之
此亦開講學之漸也然歲餘亦罷

士氣不可不素養如明昌泰和間崇文養士故一時
士大夫爭以敢言敢爲相尚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以
節死如王晦高子約梁詢誼諸人皆有名而侯摯李
英田琢輩皆由下位自奮於兵間雖功業不成其
氣有可嘉者南渡後宣宗獎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

敢爲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時在位者多委靡惟求免
罪咎苟容迨天興之變士大夫無一人死節者豈非有
以致之歟由是言之士氣不可不素養也

南渡後疆土狹隘止河南陝西故仕進調官皆不得遽
入仕或守十餘代號重復累仕之歸耕或教小孝養生
故當時有云古人謂十年窓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
知今日一舉成名天下知十年窓下無人問也其後有辟舉
法行雖未入仕亦得辟爲令故新進士多得一邑治民
其省令史亦以次召補故士人方免沈滯之嘆云

大臣尤當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大不可畏嫌避當爲
自保計南渡爲宰執者多怯懼畏懦不敢有爲凡處一

事先恐人疑如宰執本進士或士大夫得罪知其無辜不敢辨言恐人疑其為黨也又或轉加詰責以示無私或要職美官寧有他流恥媚於衆一登省府遽忘本用心如此望其成功名立節義難矣然亦往之不能以富貴自終向使以公正自持未必以是得罪也人云用智巧者竟何如哉宰相之職佐人主治天下所患耳目不廣不能周知民間苦樂國勢安危故當忘私去智取諸人以爲善以天下治天下至於百官士流賢否皆當如家人美惡一辨其才然後進退用舍合公望辨職業而爲國者立法使百官賓客不得謁見於私第何哉其意正以防其請託而私徇也夫果察其人私徇不公豈可使爲宰相哉亂政爲宰

相是也以天下付之矣誠不宜猶爾防閑也唐裴晉公一日拜相遽請於私第見百官賓客可謂遠謀而憲宗信之卒平淮蔡此其君臣遇合故有此奇偉士成功名仗馭者蓋之亦不敢請而庸主亦不聽也余觀南渡後爲宰執者自非親戚故舊往之不得登其門若夫百官士流未嘗接議論局之自保惟恐失之如望其所用得人聞見不塞者未始有也

士大夫爲吏者當以至公無心處之事自理民自服不可委曲要譽以枉義也余在南方時見辟舉爲令者往之妄用心如富家與貧家訟必直貧氏勢家與百姓爭必直百姓不問理何如也又或故舊同道之家有科徵必先督促

不少貸至加之刑罰其意以爲如此示吾無私且賈細民稱譽嗟乎貧富相爭自有曲直彼貧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烏可執一執故同道之家義當假借不然止以無徇處之可也至首加訊責不亦傷乎大抵此曹志於升進故爾甚者榜於門云無親戚故舊不見賓客不接士人世豈有一爲郡邑而遽無親無舊者嘗記有一人爲縣令禁其子不令出其子犯禁笞責之其子赴井死哀哉不循中道縱得陞遷何榮也

國所以設官士所以居官先以養其口體妻子然後得專意王事雖不可取於民奢縱害公不必鈞名取譽太儉陋也余見河南爲令者有夜盡被朝服弊衣以示廉又令妻子輩汲爨不使吏卒代者其意皆欲聞上位媚細人然其聽斷撫養之道殊不在是能使其車騎儀仗屋宇服用整鮮而遇事風生吏民稱快較之此曹何自苦也

南渡後士風甚薄一登仕藉視布衣諸生遽爲西迹至於微逐游從輒相分別故布衣有事或數謁見在位者在位者相報復甚希甚者高居臺閣舊交不得見故李長源憤其如此嘗曰以區區一第傲天下士邪已第者聞之多怒至逐長源出史院又交訟于官士風如此可嘆

省吏前朝止用胥吏號堂後官金朝大定初張本師浩制皇家祖免親宰執子試補外雜用進士凡登第歷三任至縣令以次召補充一考三十月出得六品州倅兩考六十

月得五品節度使留守判官或就選為知除知案由之以
漸得都事在右司員外郎之中故仕進者以此途為捷徑
如不為省令史即循資級得五品甚遲故有節察令推何
日了鹽度戶勾裁時休之語浩初定制時語人曰省度天
下儀表如用胥吏定行貨賂混淆用進士清源也其進士
受賕如良家子女犯姦也胥吏公廉如娼女守節也議者
皆以為當屏山嘗為余言之然省令史儀牀冠帶抱書進
趨與掾吏不殊有過輒決杖惜乎以胥吏待天下士也故
士夫有氣槩者往不就如雷翰林希顏魏翰林邦老宋
翰林飛御及余先子或召補不願或暫為遷告出皆不能
終其任也李文欽止為余言宋制省曹有檢正皆士大夫

其堂吏主行移文字也且問余以宋制與金制孰優余以
為宋制善欽止曰此議與吾合也

金朝用人大槩由省令史選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首領官
取其簿書精幹也由左右首領官選宰相執政取其奏對
詳敏也其經濟大畧安在哉此所以在位者多長放吏事
也

金朝兵制最獎每有征伐或邊釁動下令蒼輝州縣騷動
其民家有數丁男好身手成時盡揀取無遺號泣怨嗟園
家以為苦驅此輩戰欲其克勝艱哉貞祐初下令蒼軍會
一時任子為監當者以春赴吏部調數率執使盡揀取號
監官軍其人憤慍叫號交怨於臺省又御史相鹵簿告丞

相僕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己而上知其不可
用免之元光未備潼關黃河又下令發軍諸使者歷郡邑
自見居官者外無文武小大職事官皆揀之至許州前戶
部郎中侍御史劉元規年幾六十亦中選為千戶至陳州
余先子以前監察御史亦為千戶自餘不可勝言既立制
由須依軍例以次相鈐求物議喧然後亦罷之嗟乎以任
子為兵己失體況以朝士大夫充廝役乎當是時余以終
場舉人獲免而先子以御史不免立法之弊以至於斯余
赴試開封先子以詩送之且寄趙閑：雷希顏有云老作
一兵我命也芳聯七桂汝身之厚祿故人如見問為言塵
土困王尼三公覽之一笑

金朝近習之權甚重置近侍局於宮中職雖五品其要密
與宰相等如舊日中書故多以資戚世恩倖者居其職士
大夫不預也南渡後人主猶委任大抵親宰執臺部官皆
若外人而所謂心腹則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謂奉御奉
職輩本以傳詔旨供使令而人主委信反在士大夫右故
大臣要宦往往曲意奉承或被命出外帥臣郡守百計館
饋蓋以其親近易得言也然此曹皆膏粱子弟惟以粧飾
體樣相夸膏面鑷鬚鞍馬衣服鮮整朝夕侍上迎合諂媚
以逸樂尊人主安其身又沮壞正人招賄賂為不法至於
大臣退黜百官得罪多自局中御史之權反在其下矣其
後故收外望頗雜用士人完顏伯陽居之不歲餘亦罷又

於臺部令史選奉職數人又於進士中亦選一二人克備其人既入局中則趨進舉止曾亦未聞有正言補益者且此曹本僕役之職士大夫處之可羞而一二子泰然自以為榮亦陋也

歸潛志卷第七

歸潛志卷第八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書為他文嘗聞先進故老見子弟輩讀蘇黃詩輒怒斥故孝者止工於律賦問之他文則懵然不知間有登第後始讀書為文者諸名士是也南渡以來士人多為古孝以著文作詩相高然舊日專為科奉之孝者疾之為仇讎若分為兩途互相詆譏其作詩文者目奉子為科奉之孝者指文士為任子弟笑其不工科奉殊不知國家勅設科奉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蓋賦以擇制誥之才詩以取風騷之旨策以究經濟之業論以考識鑒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材為何如也而孝者不知徇於習俗止力為律賦至於詩策論俱不留心

其弊基於為有司者止考賦而不究詩策論也吾嘗記故老云泰和間有司考詩賦已定去取及讀策論則止用筆點廟諱御名但數字與塗注之多寡有司如此欲率子輩專精難矣南渡後趙楊諸公為有司方於策論中取人故士風稍變頗如意策論又於詩賦中亦辨別讀書才人是文風稍振然亦謗議紛紜然每貢率非數公為有司則又如舊矣

金朝以律賦著名者曰孟宗獻友之趙樞子克其主文有藻鑒多得人者曰張景仁御史鄭子時侍讀故一時為之語曰主司非張鄭秀才非趙孟律賦至今學者法然其源出於吾高祖南山翁故老云孟晚進初不識翁因少年下策發憤闢一室取翁賦剪其八韻類之帖壁間坐臥諷味深思已而盡得其法下筆造微妙再試魁於鄉於府於省於御前天下號孟四元迄今學者以吾祖孟師也孟雖仕不甚貴作詩詞有可稱自號虛靜居士頗恬淡留意養生術嘗著金丹賦行于世其詩詞亦有集

余高祖南山翁金國初闢進士舉詞賦狀元也故為一代詞學宗雅好成就後進見其文輒能漸其後中第否當時名士大夫多出門下學者至今皆師尊之四子長西巖次龍泉同年擢第二女長姑及笄將適人一時貴顯者爭求翁皆不許張御史景仁時在布衣以所業詣翁嘉之俄翁與為有司取士張賦甚佳為鄰坐者剽之盡坐同而黜

已而翁知其然遽以長姑嫁焉家人輩皆愠翁不恤也後三年翁復為有司御試張擢別試魁驟歷清華以文章擅當世位至翰林學士尹河南御史大夫嘗使宋有風節赫然為名臣世皆以翁有知人之鑒也後翁墓表張所作具載其事云次姑適襄陰王元節亦名進士能詩傳學嘗為密州節度判官迄今士大夫嫁女多談公之事也

金朝士大夫以政事最著名者曰王脩然嘗同知咸平府攝府事時遼東路多世襲猛安謀克居為其人皆女直功臣子驚亢奢縱不法公思有以治之會郡民負一世襲猛安者錮貧不能償猛安者大怒率家僮輩強入其家牽其牛以去民因訟於官公得其情令一吏好猛安者其猛安

者盛陳騎從以來公朝服召至廳事前詰其事趨左右械繫之廼以強盜論杖殺於市一路悚然後知大興府素察僧徒多遊貴戚家作過乃下令午後僧不得出寺街中不得見一僧有一長老犯禁公械之長老者素為貴戚所重皇姑某國公主使人詣公請焉公曰奉主命即令出立召僧杖一百死自是京輦肅清人莫敢犯世宗深見知故公得行其志也公為人恬淡簡靜頗留意養生每食必以時過午則不食也臨終齋沐而逝於死生了然其為吏之名至今人云過宋包拯遠甚其子漸為吏亦有能稱為中都警巡使

孫左丞鐸振之章宗時名臣為人正直敢言有學問文采

一時相望甚切俄詔下同輩皆相執政公再授戶部尚書
公意不愜因於戶部廳事壁間書唐人詩云南隣比舍牡
丹開年少尋芳去未迴惟有君家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
來有人奏之坐貶鄜州防禦使再召入朝未幾執政南渡
為太子太師後致仕以壽終

貞祐南征獲一統制官李紳之者帥府經歷官劉達御筆
召而飯之且誘以降將宥馬伸之獻詩曰一飯感德無地
報此心許國已天知管中千古蟠鐘阜一死鴻毛斷不移
竟就死又云擬報孤忠報主知主知未報已身疲明報定
作長淮鬼馬革應煩為暴屍又云區區猶上和觀策安得
元戎一點頭

先翰林嘗談國初宇文太學叔通主文盟時吳深州彥高
視宇文為後進宇文止呼為小吳因會飲酒間有一婦人
宋宗室子流落諸公感歎皆作樂章一闕宋文作念奴嬌
有宗室家姬陳王幼女曾嫁欽慈族于戈浩蕩事隨天地
翻覆之語次及彥高作人月圓云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
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偶然相見仙肌勝
雪雲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宇文覽之大
驚自是人乞詞輒曰當諸老高也老高詞集篇數雖不多
皆精微盡善雖多用前人詩句其剪裁綴若天成真奇
作也先人嘗云詩不宜用前人語若夫樂章則剪裁古人
語亦無害但要能使用爾如彥高人月圓半是古人句其

思致含蓄甚遠不露圭角不猶勝於宇文自作者哉

党丞相懷英辛尚書弃疾俱山東人少同舍屬金國初遭亂俱在兵間辛一旦率數千騎南渡顯於宋党在北方擢第八翰林有名為一時文字宗主二公雖所趣不同皆有功業寵榮視前朝陶穀韓熙載亦相況也後辛退閑有詞鷓鴣天云壯歲旌旗擁萬夫錦鞞突騎渡江初燕兵夜捉銀胡索漢箭朝飛金僕姑思往事歎金吾春風不染白髭鬚都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郊種樹書蓋紀其少時事也高丞相巖夫在相位因元光二年元日慶七十會鄉里交舊且求作詩文時先子以新罷御史避嫌不赴余方弱冠為作詩以公頗負謗且勸其退休也公得詩大喜趣召余

迎謂余曰解道青雲自致不須階邪又撫余背曰汝曹字如何下來蓋余詩云青雲自致不須階十稔從容位上台負荷一堂森位柱石調和衆口費益梅勤勞密邇三朝重壽考康寧七秩開家道益昌孫有息綠衣扶杖好歸來雷希顏為作序亦有乘天眷未衰可以引去之語後余將歸淮揚復獻書勸其舉一人自代可得致政歸然公竟薨相位不能從也

明承昌安問作詩者尚尖新故張翥仲揚由布衣有名召用其詩大抵皆浮艷語如矮窻小戶寒不到一炒香火四圍書又西風了却黃花事不管安仁兩鬢秋人號張了却劉少宣嘗題其詩集後云楓落吳江真好句不須多示鄭

參軍蓋識之也南渡後文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開之李屏山倡之屏山幼無師傳為文下筆便喜左氏莊周故能一掃遼宋餘習而雷希顏宋龜知諸人皆作古文故復往之相法倣不作淺弱語趙開之晚年詩多法唐人李杜諸公然未嘗語於人已而麻知幾李長源元格之輩馮公故後進作詩者多以唐人為法也

趙開之嘗言律詩最難工須要工巧圓吾聞竹溪党公論以為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經鑪錘便若一屠沽子廁其間也又云八句皆要警拔極難一篇中須要一聯四句為主後但以意收拾之足為好詩矣又嘗與余論詩曰選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朔風動秋草邊

馬有歸心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其此含蓄意幾何又曰小詩貴風騷令人往之止作硬語非也趙開之少嘗寄黃華詩黃華稱之曰姓王氏非作千首其工夫不至是也其詩至今為人傳誦且趙以此詩初得名詩云寄語雪溪王處士年來多病後何如浮雲世態終之變秋州人情日之疎李白一杯人影月鄭度三絕畫詩書情知不是文章力乞與黃華作隱居

趙開之嘗為余言少初識尹無忌問久聞先生作詩不喜蘇黃何如無忌曰學蘊黃則卑猥也其詩一以李杜為法五言尤工開之嘗稱其游同樂園詩云晴日明華構繁陰蕩綠波蓬丘滄海遠春色上林多流水時雖逝遷鶯暖自

歌可憐。截樂極鉦鼓。散雲和。又有佳句。竹雲春。郭晴歸鳥。
暮天蒼野色。明殘照。江聲入暮雲。甚是少陵關。又稱趙
黃山詩云。燈暗風翻幔。蛩吟葉擁牆。人如秋已老。愁與夜
俱長。滴盡塔前雨。催成鏡裏霜。花黃依旧好。多病不能傷。
此詩信佳詩也。又黃山嘗於黃山道中作詩有云。好景落
誰詩。白裏寒。馱馱我畫圖中。世號趙襄。驅余先子翰林。嘗
談章宗春水放海青時。黃山在翰林。虜從既得。婦索詩。黃
山立進之。其詩云。駕馭得暖下。波塘採騎星。馳入建章黃。
傘輕陰隨。鳳輦綠衣小隊出。鷹坊搏風玉。灰凌霄漢。瞥目
風毛墮。雪霜共喜。園林得新。薦侍臣。齊捧萬年觴。章宗覽
之稱其工。且曰。此詩非宿構不能至此。

趙閑：平日字畫工夫最深。詩又其次。散文也。嘗語余曰。
今日後進中作文者。頗有二三人。至今詩者絕少。字畫亦
無也。以是知公所長。然議論經學。許王從之。散文許李之。
純雷希顏詩。頗許麻知幾。元裕之。字畫頗許麻知幾。馮叔
獻也。又嘗教余學書。先法張旭。石柱記。每曰。汝輩幸有天
資。止不許學古人一點一畫。馮也。李屏山雅喜獎援。後進
每得一人。詩文有可稱。必延譽於人。然頗輕許。可故趙閑
：嘗云。彼之純壞。却後進。只獎譽。教為狂。後雷希顏亦頗
接引士流。趙云。雷希顏文如此。然屏山在世一時。才士皆
趣嚮之。至於趙所成立者。甚少。惟主貢舉時。得李欽叔獻。
能後嘗以文章著。麻知幾。九疇入仕。至今士論止。屏山

也

李屏山教後學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當別轉一路勿隨
入脚跟故多喜奇恠然其文亦不出莊左柳蘇詩不出盧
仝李賀晚甚愛揚萬里詩曰活潑刺底人難及也趙閑
教後進為詩文則曰文不可執一癖有時奇古有時平淡
何拘李嘗與余論趙文曰才甚高氣象甚雄然不免有失
支墮節處蓋學東坡而不成者趙亦語余曰之純文字止
一癖詩只一向去也又趙詩多犯古人語一篇或有數句
此亦文章病屏山嘗序閑之集云公詩往之有李太白之
樂天語某輒能識之又云公謂男子不食人唾後當與之
純天英作真文字亦陰識云

趙閑之論文曰文字無太硬之純文字最硬何傷王翰林
從之則曰文字無軟者惟其是耳余嘗以質諸先人先人
以趙論為是

興定元光間余在南京從閑之屏山從之希顏諸公游多
論為文作詩趙以詩最細貴含蓄工夫於文頗蘊止論氣
象大槩李於文甚細說關鍵實主柳揚於詩頗蘊止論詞
氣才巧故余於趙則取其作詩法於李則取其為文法若
王則貴議論文字有體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語
言尤以時辭為與屏山之純學大不同嘗曰之純雖才
高好作儉句恠語無意味亦不喜司馬遷史記云失支墮
節多韓退之原道如此好文字末曰人其人火其書太下

字椰子厚肥皮肥肉柔筋脆骨之類此何等語千古以來
惟推東坡為第一又多發古名篇中疵病淵明歸去來詞
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伯倫酒德頌有大人先生是寓言
後聞吾風聲吾當作其退之盤谷序前云友人後云昌黎
韓愈似不相識永叔蘇子美墓誌多為人所傳既用爭字
當曰人爭傳之不然曰為人所傳不須爭字子瞻超然臺
記物有以蔽之矣作字好此類甚多不可勝紀雷則論文
尚簡古全法退之詩亦喜韓兼好黃魯直新巧每作詩文
好與朋友相齟訂有不安相告立改之此亦人所難也

正大中王翰林從之在史院領史事雷翰林希顏為應奉
並編脩官同脩宣宗實錄二公由文牀不同多紛爭蓋王
平日好平淡紀實雷尚奇峭造語也王則云實錄止文其
當時事實不失真若自作史則又異也則雷云作文字無
句汰委靡不振不足觀故雷所作王多改雷大憤不平語
人曰請將吾二人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
嘗曰希顏作文好用惡硬字何以為奇雷亦曰從之持論
甚高文章亦難止以經義科舉法繩之也

雷翰林希顏為人作碑誌雖稱其德善其疵短亦交見之
嘗曰文章止是褒與貶初作屏山墓誌數處有微言劉光
甫讀之不能平與宋飛卿交勸令削去及刻石猶存浮湛
於酒其性壓怠有不屑為之言余謂碑誌本以章其人之
善雖不可溢美有媿辭然當實錄其善使傳信後世若疵

短則不當書也况非作史傳何必貶焉且其子孫覽之豈得自安也

趙開之作南城訪道圖諸公諸公皆有詩賞有一齋希謙者題云億劫夢中誇識解一生紙上作風波到今不肯抽頭去畢竟南城有甚麼人頗傳之

趙開之以文學名一世於史事非所長典故初本虎高琪為相惡士大夫有罪輒以軍備論加箠杖在位者往之被其苦徹命趙公攝南京轉運司未幾果坐誤糧草事當杖既奏宣宗曰學士豈當箠邪高琪曰不彼無以戒後遂杖四十公大憤焉其後高琪誅詔適公當筆首曰君臣分嚴無將之罪莫大夫婦義重不睦之刑何進曾是一身兼此

二惡人謂趙公之仇雪矣

正大初趙開之長翰苑同陳正叔潘仲明雷希顏元裕之諸人作詩會嘗賦野菊趙有云斷秋光隔河明月影交荒叢號蟋蟀病葉掛蟪蛄欲訪陶彭澤柴白何處敲諸公稱其破的也又分詠古瓶蠟梅趙云茗華吐碧龍文濕燭淚痕踈鴈字橫後云嬌黃喚起昭陽夢漢苑淒涼草棘生句甚之潘有云命薄從教官獨冷眼明猶喜物雙清語亦老也後分憶橙射虎題多最後詠道學雷云青天白日理分明亦為題所窘也開之同館閣諸公九日登極目亭俱有詩題云魏國河山殘照在梁王樓殿野花開鷗從白水明邊沒鴈向青天盡處迴未必龍山如此會座中三館盡

英才雷希顏云千古英雄豪幾人在百年懷抱此時開李
欽止云連朝慙慙薄書堆辜負黃花酒一盃凡作詩和韻
為難古人贈答皆以不拘韻字迨宋蘇黃凡唱和須用元
韻往還數迴以出奇余先子頗留意故每與人唱和韻益
狹語益工人多稱之嘗與雷希顏元裕之論詩元云和韻
非古要為勉強先子云如能以彼韻就我意何如亦一奇
也嘗在試院與屏山諸公唱和呂唐卿海藏齋詩舟字韻
往還十餘首先子有云綉拆舊圖翻短褐朱書小字紀歸
舟屏山大稱其工用事也後居淮陽與劉少宣唱和村字
韻亦往還數十首最後論詩有云楊劉變體號西崑竊笑
登壇子美村大抵俗儒無正眼惟應後世自公言先生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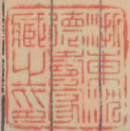
今千丈派出江西本一源此道陵遲嗟久矣不才安敢擅
專門又樂府虛傳山抹雲詩名浪得柳連村九原太白有
生氣千古少陵無間言登太山巔暮不及門少宣以為全
不覺用他人韻也

聯句亦詩中難事蓋座中立書不暇深思也南京龍德宮
趙開之李屏山王正之聯句王云棘猴未窮巧穴蟻已失
王人多稱之余先子亦留意主長葛簿時与屏山張仲傑
會飲坐中有定磁酒甌因為聯句先子首唱曰定州花磁
甌顏色天下自諸公稱之屏山則曰輕浮妾玻璃頑鈍奴
琥珀張則曰器質至堅脆膚理還悅澤後居淮陽吳京父
來過雪夜聯句先子有云簾疎見飛雲寔靜聞落屑又李

小天下到范為口知河
源如君少進可入室願
我今

欽叔來過李子遷在座會合聯句先子有首唱曰玉立兩
謫仙陽峙三敵國又云三強出奇兵入柱乃八克一老怯
大敵三戰卽三北後自大梁歸陳與初聯句先子首云紅
拋汴梁塵綠吸淮陽酒後令葉中秋夜與郝訪州仲純王
飛伯葦聯句具載蓬門集中

歸潛志卷第八終





歸潛志卷第九

余先子翰林令葉時

同坊州仲純賦

龍陽懷古

詩諸公

繼作先子有云營屯渾水橫陳處計墮劉郎小怯中天上
雷風掃妖氣人間虎豹畏真龍千秋一片昆溪月曾照堂
堂蓋世雄却云戰骨至今埋渾水暮雲何處是春陵李長
源云穎川南下鬱坡陀遐想當年戰壘多自是真入清宇
宙誰為豎子試干戈元裕之云英威未覺消沉盡試向春
陵望鬱葱王飛伯云落日一川英氣在西風萬葉戰聲來
後云誰倚城樓弔興廢一聲長笛暮雲開史學優李欽叔
白文舉皆有詩余亦作一古詩也

古人多有偶得佳句而不能立題者如山谷云清鑒風流

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以贈誰又云人得交游
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亦無全篇余先子嘗有句云推
愁不去若移石呼酒不來如望霓又半生竊祿魚貪餌四
海無家鳥擇栖又未解作詩如見画常憂讀賦錯呼霓
夢中作詩或得句多清邁出塵余先祖龍山君嘗夢得句
云山路蘄有壁松風清無塵先子夢中詩云落月浸天池
余幼年夢中亦作詩玄猿哭處江天暮白雁來時澤國秋
如鬼語也

先翰林罷御史閑居淮陽種五竹堂後自娛作詩云撥土
移根卜日辰森々便有氣凌雲真成闕里二三子大勝樊
川十萬軍影浸涼蟾窻上見聲敲寒雨枕邊聞林間故事

傳西晉不數山王詠五君以寄趙閑々會閑々亦于閑々
堂後種竹甚多一日禮部詔余曰昨夕欲和丈々竹詩牽
于韵自作一篇答其意可也因出其詩云君家種竹五七
箇我亦近栽三四竿兩地平分風月破大家留待雪霜看
土膏生意葉猶卷客枕夢魂聲已寒見此又思君子面何
時相對倚闌干先子後和其韵云我家陳郡子梁園不約
同栽竹数竿清入夢魂千里共笑開詩眼幾回看幽姿淡
不追時好苦節相期保歲寒八座文昌天咫尺得如閑客
倚闌干又李漣公渡因游園城會雲中一僧曰德超談及
鄉里名家劉雷事公渡留詩云避迨雲中老阿師思人許
我話劉雷畧談近日諸孫事頗覺哀懷一笑開衆道髯叅

栽當作栽

園城當作園城

園城當作園城

園亦當作園

病當作疾

宜帥幙

謂希

人憐短簿去霜臺

謂先

園城香火西菴地嘗

記秋高雨後來後先子過園見之和其韵云上林春晚數

歸期轆轤車聲病轉雷翠幄護田桑葉密綠雲夾路麥花

開偶因假館留蕭寺試問游方指瓦臺

陳

白首衲僧同里

開亦知吾祖有雲來余以示開：開：亦和其韵寄先子

云屏山歿後使人悲此外交親我與雷千里老懷何日寫

一生笑口幾時開心知契濶留陳土時復登臨上吹臺目

極天低雁回處西風忽送好詩來先子復和云兩地相望

雲與泥敢期膠漆嗣陳雷遙憐曉鏡霜鬚滿但對故人青

眼開且趁梅芳醉梁苑莫因雁過問燕臺上林花柳驚春

蓬勃西風卷土來

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諸公皆集余家時春早有

雨諸公喜而共賦詩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為韵趙

開：得發字其詩云君家南山有衣鉢桂馨老蟾窟從

來青紫半門生今日兒孫床滿笏迺來雲卿復秀出論事

觀書眼如月豈惟傳家秉賜彪亦復生兒劇勦勃往時曾

乘御史駝未害霜蹄聊一蹶雙鳧古邑試牛刀百里政聲

傳馬卒今年視草直金臺雲章妙手看揮發老夫當避一

頭地有慙老驥追霜鶻座中三館盡英豪健筆縱橫建安

骨已知良會得四并更許深杯辭百罰我辭不飲願助勇

政要青灯照華髮但令風雨破天慳未厭歸途洗靴襪先

君得好字因用解嘲其詩云春寒桑未稠歲早麥將稿此

時得一雨奚翅萬金寶吾賓適在席喜氣溢襟抱酒行不
計觴花底玉山倒從來慳混嘲蓋為俗子道北海得開尊
天氣豈常好况當生發辰露足恨不早東風又吹簷滴乾
主人不慳天自慳是日諸公極驩皆露醉而歸後月餘先
君以病不起趙以天慳為詩識云

元裕之李長源同鄉里各有詩名由其不相下頗不相咸
李好憤怒元嘗云長源有憤擊經元好滑稽李輒以詩訊
罵元亦無如之何元嘗權國史院編修官時末帝召故駙
馬都尉僕散阿海女子入宮俄以人言其罪又蒙放出元
因賦金谷怨樂府詩李見之作代金谷佳人答一篇以拒
焉一時士人傳以為笑談元詩云娃兒十八嬌可伶亭

泉、春風前天上仙人玉為骨人間画工画不出小、油
壁車軌、出東華繡帶盤綾結雲裾踏雁沙嬌雲一片不
成玉被風吹去落誰家豈無年少恩澤候錦韉貂帽亦風
流不然典取鸚鵡裘四壁相如堪白頭金谷樓臺杳無主
燕子不飛花着雨只知環珮作離聲誰解琵琶得私語有
情蜂雄蛺蝶雌無情雞欺翡翠兒勸君滿飲金曲危明日
無花空折枝李詩云石家園林洛水濱粉垣碧瓦迷天津
樓臺參差映金谷歌舞日、嬌青春是時天下甲兵息江
南已傳歸命臣永平以來本康治四海一諺無窮人洛陽
城中厭醜醜司隸夜過不敢嗔王門戚里爭豪侈車馬如
水爭紅塵燒金斫玉延上客季倫豈輸趙王倫兩家炎、

貴相軋笙竽嘈：妓成列珊瑚樹鞭擊碎步障青絲馬踏
裂固緣睚眦貴人怒詔下黃門促收捕郵夫防吏急喧駭
河南牒擊御史府鐘鳴漏盡行不休生存華屋歸山丘綠
珠香魂浣塵土侍兒恐居樓上頭君王慈明宥率土妾身
竄名籍民伍平生作得健兒婦狗走雞飛豈敢惡元和其
詩先子稱工

麻徵君知幾在南洲見時事擾攘其催科督賦如毛百姓
不安嘗題雨中行人扇圖詩云幸自山東無賦稅何須雨
裏太倉皇尋思此箇人間世画出人來也着忙雖一時戲
語也有味知幾若見今日事又作何語邪又戲題太公釣
魚圖云向使文王不獵賢一竿潦倒渭河邊當時若早隨

時世直喫羊羔八十年亦中時病也又有道人云太公壽
命八十餘文王一見便同車而今若有蟠溪客也被官中
要納魚雖俚語可以想見時世也

王翰林從之嘗論黃魯直詩穿鑿太好異云能令漢家重
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若道漢家一百年自嚴陵釣竿上
來且道得然聞風甚事又云猩：毛筆平生幾衲履身後
五車書此兩事如何合得且一猩：毛筆安能寫五車書
邪余嘗以語雷丈希顏曰不然一猩：之毛如何只作筆
一管後以語先子：大笑云

金朝律賦之弊不可言大定間諸公所作氣質渾厚學問
深博猶可觀其後張亟音行簡知貢舉惟以格律痛繩之

洗垢求瘢苛甚其一時士子趨學模題画影至不成語言以是有甘甜泉水之喻文風浸衰故士林相傳但若題小賦必曰國欲圖治君當灼知隅句貼多用可得而知四字故文人見一舉子必指曰又一可得而知者有人云聞一老師令席生作漢高祖斬白蛇賦席生小賦破題云蛇不難斬君當灼知師改曰不然不若國欲圖治君當斬蛇又令作鴻雁來賓賦曰秋既云至雁當灼知此可以軒渠也許州有蘇嗣之者云東坡後裔蓋子由久居潁川有族不南渡者也其人頗蠢駘富于財以貨入官交結權要短衣女直中士大夫多以為笑以其肥碩也呼為蘇胖余嘗與雷希顏談及之雷曰頗聞夜僵水牛之說乎余對不知也

雷曰昔東坡生一夕眉山草木盡死今蘇胖生一夕鄭村水牛盡死也此可大咲

趙翰林周臣為學士揚之美為禮部尚書二公相得甚歡蓋揚雖視趙進稍後且齒少趙以其學問政事過人雅重之而揚事趙亦謹正大初朝廷以夏國為北兵所廢將立新主以趙公年德俱高且中朝名士遂命入使冊之既行館諸公以為趙公此行必厚獲蓋趙素清貧也至界上朝議罷其事飛驛卒遣追回當驛卒之行也揚公在禮部若至授以一卷書封印甚謹諭以直至學士面前開拆卒既至趙所先授以省符次白有禮部實封趙公疑訝不知為何事終之乃揚公詩一首也其詩云中朝人物翰林才金

節煌：使夏臺馬上逢人唾珠玉筆頭到處洒瓊瑰三封
書貸揚命半夜碑轟荐福雷自古書生多薄命滿頭風雪
却回來趙公撫掌大笑後朝野喧傳以為笑談

張特立文舉東明人少擢第有能聲調萊州節度判官不
赴居祀之圍城躬耕田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侯左丞摯
荐諸朝起為洛陽令稱治召拜監察御史奉法無所私因
刻省掾高楨革受請託飲娼家坐不實得罪蓋初刻時嘗
以草示應奉王鶚伯翼共議之王乃其門生也事既行高
楨革訟之當時同席并有省掾王賓德卿張以其進士也
故不劾于是朝省疑其私併治文舉德卿文舉左遷邳州
軍事判官杖五十賓亦勒停士論皆惜文舉之去賓因作

刻省作劾下同

詩有云王鶚既曾經手改高楨自是着心攀就中最苦張
文舉收拾閑雲返故山時人傳以為笑

高丞相岩夫自南渡執政在中書十餘年無正言直諫聞
于外清論鄙之公性勤慎密以此為人主見知每朝入待
漏院必先百官至有人云丞相方秉燭坐院中忽一朝士
立于前公不識之問曰卿為誰其人曰吾歐陽脩也爾
為誰公曰吾丞相也卿豈不識耶其人曰修不識丞相丞
相亦不識修朝野相傳以為笑又為三司使時主行銷法
及出支軍糈頗靳惜其折支他物軍民號不支及薨人又
云丞相死既焚其猶不支也嗟乎士大夫得志不可不
慎一有失衆心其訛誚如此可畏也已

銷當作鈔
其當作耳

王翰林從之貌嚴重若不可親然喜于狎笑酒間風味不淺崔翰林伯善性儉嗇家居止蔬食為常故院中為之語曰崔伯善有肉不餐王從之無花不飲誰慣了你來又云崔伯善却圖箇甚 王從之無花不飲誰慣了你來又云崔伯善有肉不餐要餐也沒王從之無花不飲不飲即休

李屏山在燕都時與雷希顏張伯玉諸公宴游李嗜酒雷善 啗因相戲言之純愛酒如蠅希顏見肉如鷹伯玉好色 僧遂相與大笑

李長源雖才高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游多畏之李欽叔嘗云長源上頗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間全不曉人事也或者傳為本謂王飛伯正大中長源過余淮陽因談及

飛伯余舉欽叔言長源大笑曰此政謂我也

李屏山視趙開：為丈人行蓋屏山父與趙公同年進士也然趙以其才交之忘年屏山每見趙致禮或呼以老叔然于文字間未嘗假借或因醉嫚罵雖愠亦無如之何其往刺寧邊嘗以詩送有云百錢一足綃留作寒儒棍訊其多為人寫字也又云一婢醜如鬼老脚不作溫訊其侍妾也又送王 之南歸有云今日始服君似君良獨難惜花不惜金愛睡不愛官亦一時戲之也

趙開：本好書以其名重也人多求之公甚以為苦嘗于禮部廳壁上榜云當職係三品官為人書扇面失體請諸人知既致仕于宅門首書曰老漢不寫字然燕居無客未

曾不抄書相識輩強請亦不能拒若夫其心所不喜者雖
懇求竟不得也雷希顏得其書最多凡有求未嘗拒蓋公
頗憚雷且雷善求其書時或邀公食復出古人墨迹使觀
之又出佳研精氣名墨在前或飲以一二杯待公有書興
引紙落筆俄頃數幅雷旁觀輒稱嘆凡一點一畫必曰此
顏平原也此米元章也公既喜遂書不倦又雷與屏山皆
不工書趙公嘗笑之曰希顏堂：如此而寫如此字一日
在禮部適公為王從之書末云某月日為從之天下士書
髯雷在側笑其不工也闔坐大噱又一日雷得郭恕先篆
數幅甚珍之以示趙公：亦喜雷因求跋尾公跋云恕先
篆不減唐人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士發揚 雷

希顏 趣售之其鑒裁如此然其書不減李屏山

後數日公婿張履求書余亦在座公跋其尾云年月日微
雨中為張倩書雷希顏欲以恕先篆相易雷愕然公徐曰
劉京叔不可乃止因相與大笑又王武叔出館補外未赴
甚貧會五月麥熟將出京求濟于交友輩持素紈扇數十
詣公求書公拒之武叔素嗜酒不檢既出公門大叫呼公
公聞而遽召為書之然每一扇頭但書古詩一聯有曰黃
花入麥稀者有曰麥天晨氣潤者有曰麥隴風來餅餌香
者蓋嘲王求麥也然王竟以其書多所獲又一日公在禮
部白樞判文舉諸人邀公飲丹陽觀公將往先謂諸人曰
吾今往但不寫字耳如求字者是吾見文舉曰先生年德

俱高某等真兒行也公笑又為書之

李屏山平日喜佛學嘗曰中國之書不及也又曰西方之書又曰學至于佛則無所學釋迦贊云竊吾糟粕貸吾糝糠粉澤丘軻刻畫老莊嘗論以為宋伊川諸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然皆竊吾佛書者也因此大為諸儒所攻興定間再入翰林時趙閑七為翰長余先子為御史李欽止欽叔劉光甫俱在朝每相見輒談儒佛異同相與折難久之屏山因以禪語解中庸那着無多事只怕諸儒認識神先子和之亦書其後云談玄政自伯陽孫倭佛真成次律身畢竟諸儒拔不去可憐饒舌費精神盖屏山嘗言吾祖老子豈敢不學老莊吾生前一僧豈敢不學

佛故先子及之屏山覽之大笑且曰板字如何下來先子曰公羊諸大夫板隱而立之是也又屏山解道生一云一二三四五蝦蟆打杖鼓大抵皆如此葛藤語及其屬疾盖酒後傷寒至六七日發黃遍身如金迄卒色不變醫所謂酒疸者交游因戲曰屏山平日喜佛今化為丈六金身矣而張介夫祭文真云公必乘雲氣騎日月為汗漫之游不然則西方之金仙笑趙閑之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頌畏士論又欲得扶教傳道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滄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道惟楊禮部之美為序直推其繼韓歐然其為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閑之外集以書與少

林寺長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于世余常與王從
之言公既欲為純儒又不捨二教使後人何以處之王丈
曰此老所謂藏頭露尾又深戒殺生中年斷葷腥常謂余
曰凡人欲甘己之口舌而害生物彼性命與人何異也又
曰吾先人晚年亦斷葷腥臨終閉目逝少頃復開目曰我
見數人擔肉數担過去蓋吾命所得食而不食者也或者
戲曰死則已矣不亦枉了此肉乎然推公之心本慈祥嘗
曰吾生前是一僧又曰吾生前是趙抃閱道蓋閱道亦奉
神也余先子自初登第識公喜其政事既南渡喜其有
直名後由公荐入翰林相得甚歡嘗謂同僚曰吾將老而
得此公入館當代吾又曰其官業當為本朝第一未幾先

子歿公哭甚哀為文以祭為詩以挽又取諸朝士所作挽
詞親書為一軸寄余請表諸墓至于新修葉縣學詩及
先子惠政碑皆公筆也余興定末因試南京初識公已而
先罷御史歸淮陽余獨留日從公游論詩講道為益甚多
然公以吾家父子不學佛議小不可且屢誘余亦不能
從也嘗謂余曰學佛老與不學佛老不學其為君子柳子
厚喜佛不害為小人賀知章好道教不害為君子元微之
好道教不害為小人亦不可專以學二家者為非也余因
悟公以吾父子不學二家恐其相疵病故有是論已而余
亦歸淮陽公又與余書曰慎不可輕毀佛老二教墮大地
獄則無及矣聞此必大咲但足下未知大聖人作耳余

答書曰若二教豈可輕毀之自非當韓歐之任豈可橫取
謗議哉自非有韓歐之智豈可漫浪為哉君子者但知其
反身則以訕處事則以義若所謂地獄則不知也然公終
於余有所恨石抹嵩企隆亦從公游學佛公甚愛之嘗于
慧林院謁長老公親教企隆持香爐三棹脚作禮因語
戶部斗南曰此老不亦壞了人家子弟和士林傳以為笑
公既致仕苦人求書大書榜于門有一僧求公作化疏以
釘其手于公門公聞遽出禮之為作疏且為言也

歸潛志卷第九

歸潛志卷第十

李屏山晚年多疑畏見後進中異常者必摩撫之雷公希
顏本其門下士後見其鋒鋷氣勢恐其害己甚憚之常為
檄以疏其過惡已而焚之李公欽止劉公光甫皆推挹屏
山然屏山以為李有鈎鉅劉談論鋒出皆憚之常謂余曰
若欽止之日希顏之髯光甫之牙皆可畏余每與先子言
以為笑

正大間雷希顏李欽叔俱在翰林王鶚伯翼以新進狀元
亦入院為應奉然其趨向各不同故當時館中有云凡在
院諸公有侯門戚里者有秦樓謝館者有田夫野老者侯
門戚里者謂雷交權要也秦樓謝館者謂李狎歌酒也田

夫野老者謂王為其鄉人通請託也

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弊蓋有司惟守格法無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猥弱陳腐苟合度程而已其逸材宏氣喜為竒異語者往、遭絀落文風益衰及宣宗南渡貞祐初詔免府試而趙開、為省試有司得李欽叔賦大愛之蓋其文雖格律稍疎然詞藻莊嚴絕俗因擢為第一又擢麻知幾為策論魁於是舉子輩譁然翹于臺省投狀陳告趙公壞了文格又作詩訛之臺官詩道貞奏其事將覆考久之方息俄欽叔中宏詞科遂入翰林衆始厭服正大中欽叔復為省試有司得史學優賦大愛之亦擢為第一于是舉子輩復大譟蓋史之賦比李尤疎第以學問詞氣見其

詩道貞當作詩道貞

為大手筆文賦中多用禽獸對屬衆言何考官取此賦為魁蓋其中口味多也又曰可號學優為百獸家俄學優對庭策中之議者亦息嗟乎士皆安卑習陋久矣一旦見有軒昂峭異者其怪駭宜哉夫科舉本以取天下英才格律其大約也或者捨彼取此使士有遺逸之嗟而趙李二公不循衆好獨所取得人彼議者紛、何足校也

金朝錢幣舊止用銅錢正隆大定泰和間始鑄新錢餘皆宋舊錢及高岩夫為三司副使唱行鈔法初甚貴重過于錢以其便于持行也爾後兵興官出甚衆民間始輕之法益哀南渡之初至有交鈔一十貫不抵錢十文用者富商大賈多因鈔法用窮俗謂坐化官知其然為更造號曰寶

券新券初出人亦貴之已而復如交鈔官又為更造號曰通貨又改曰通寶又改曰寶貨曰寶泉珍寶珍會最後以綾織印造號珍貨抵銀一起一哀迄國止而錢不復出矣予在淮陽時嘗聞宋人喜收舊錢商賈往來以舟載下江淮貿易于是錢多入宋矣嗟夫錢為至寶自古流下今日棄置與瓦礫等而以諸帛相誑欺無怪乎天下之遠

興定末予在南京會屏山至釣臺日游每從之多問以金朝舊事屏山備為予談之其談田穀侍郎黨事云熙宗時韓丞相企先輔政好獎進人材田穀輩風采誠一時人士

魁名士皆顯達焉凡宴會談集間諸為以分流品升沉人物為事時蔡丞相嵩年曹尚書望之許宣徽霖居下位欲附其中而穀輩不許曰松年失節望之俗吏霖小人皆屏而不用三人者大恨之時太師遼王以皇叔當國三人者游其門甚言穀等專進退人材將不利朝廷遼王信之將有以發怒會韓丞相病革遼王侯焉遼穀在內聞之趨避門後丞相屬王以後事曰田穀可代吾遼王忿然曰是子當誅相公昏矣因起而出穀聞之沾衣已而丞相薨穀等失勢三人者促遼王起黨事奏聞熙宗曰黨人何為遼王曰黨人相結欲反耳上曰若爾當誅之於是收穀等下獄且遠捕四方黨與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訊

使不相識榜掠萬狀穀具贍皆死獄中而松年望之霖皆
進用矣其後松年在相位晨赴朝上馬見穀名辨左右但
聞松年云某當便行望之在吏部廳事亦見穀名辨二人
由此薨而霖病創頸斷卒天之報施亦顯哉大抵類田蚡
灌夫事也當穀用事時士之希進者無不附之獨吾高祖
南山翁不預及其遭禍天下士多不免獨吾祖得全世以
擬郭林宗張御史景仁表翁墓有云當時以聲勢為能吏
巧相附會者未嘗推挽公亦不以此屑意其後皆坐朋
淪胥以敗公獨不與識者莫不多之蓋寔錄也

屏山又談趙開初上言諸公坐詩訛諷得罪事云章宗
誠好文獎用士大夫晚年為人譔間頗厭怒如劉左司之

昂宗御史端修先以大中事坐謗議朝政謫外官其後
路侍御鐸周戶部昂王修撰庭筠復以趙開事謫絀每
曰措大輩止好議論人故泰和三年御試上自出題曰日
合天統以困諸進士止取二十七人皆積漸之所致也初
趙秉文由外官為王庭筠所薦入翰林既受職遽上言云
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召入宮使內侍問當今君子小
人為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貞小人今平政胥持國也
上復使語問汝何以知此二人為君子小人秉文惶迫不
能對但言臣新自外來聞朝廷士大夫議論如此時上厭
守貞直言由宰相出留守東京嚮持國諂諛驟為執政聞
之大怒因窮治其事収王庭筠等俱下吏且搜索所作訛

胥政當作參政

諷文字復無所得獨省掾周昂送路鐸外補詩有云龍移
鱗鱗舞日落梟鳴嘯未須發三嘆但可付一咲頗涉訊諷
奏聞上怒曰此政謂世宗升遐而朕嗣位也大臣皆懼罪
在不可測叅知政事孫公鐸從容言于上曰古之人臣亦
有擬為龍 日者如孔明卧龍荀氏八龍趙衰冬日趙盾
夏日宜無他於是上意稍解翼日有旨庭筠坐舉秉文昂
坐譏諷各杖七十左貶外官秉文狂愚為人所教止以本
等外補初秉文與昂不相識被累已而昂杖卧秉文謝焉
大為昂毋所詬秉文但曰此前生冤業也故人為之語有
不攀欄檻只攀人之句其後趙公以文章翰墨著名位三
品主文盟然此少時事終不能掩大安中出刺寧夏屏山

以詩 之有云明昌黨事起寔天子為根黃華文章伯抱
恨入九原槃、周大夫不得早調元株逮及見黜公獨擁
朱轡蓋訐其舊事也余嘗聞故老論金朝女直宰相中最
賢者曰完顏貞相章宗屢正言有重望自號冷岩接援士
流一時名士如路侍御鐸周戶部德卿諸公皆倚以為重
後竟以直罷相出留守東京德卿賦今山行頌其德

胥叅政持國由經童入仕得幸于章宗擢為執政一時權
勢赫然而張仲淹諸人游其門附以進用時號胥門十哲
秦和南征宋人傳擲有云經童作相監女為妃皆指以罪
章宗監女者元妃李氏其家因罪没入官為奴婢屬監戶
李氏少給事太后章宗見而悅之其即位大被寵嬖專房

拜為元妃勢敵正后其兄喜兒少嘗為盜黃緣至宣徽使
第帖哥至近侍局使一家權勢熏天士大夫好進者往往
趨附南京李按察炳中山李翰林著皆與妃家結為親獨
李懷州晏辭不肯後章宗崩無子元妃等與宰相撒速定
策立衛王。世宗子章宗叔也王既立撒速欲專其功媒
孽李氏罪惡以為嘗為厭勝事衛王下詔賜元妃死且廢
為庶人使天下止呼其小字李師兒其母王坐誅兄喜兒
弟帖哥皆竄北邊李氏一族灰滅矣當其盛時不減唐開
元楊貴妃家然止于奢縱不能害政蠹民也世言李氏姿
色不甚麗性慧穎能迎合人主意以此幸于章宗初不知
書後見上好文遂能作字知文義婦人女子變化有此哉

張仲淹復亨少為進士同郭黼周詢盧元中宏詞科為文
有體且長于吏事人為章宗所知登第不十年位三品擢
中都路都轉運使卒時年方四十餘不然大拜矣然以其
附胥氏得進清論鄙之士大夫趨向不可不慎也

紇石烈執中小字胡沙虎世宗時為護衛得幸于章宗為
人凶悍鷙橫為舉朝所惡且蒞官不法臺諫屢有言上
常右之每曰汝輩無他事何止言胡沙虎也斯人止是跋
扈耳孟叅政鑄時為御史中丞對曰聖世豈容有跋扈之
臣上無以應然屢斥屢召恩寵不衰衛王即位北方兵起
命執中為帥大敗于古北口北兵由此犯燕都衛王疏其
罪除名為民未幾復起為四門都提控仍令叅議省事執

忠既得兵柄遂有廢立心時駙馬都尉南平衛王心腹也
方用事判大興府執忠一旦勒兵言南平謀反殺之于街
即詣宮斬關以入車載衛王還第自號監國元帥坐都堂
百官無敢言者時完顏元奴以叅政將兵數萬徧北邊執
忠懼其見討使其家人召之元奴遲疑久竟赴關執忠
執而誅之遂縊衛王死時豐王判彰德府即迎入立是為
宣宗士論謂元奴不入都執忠必不敢弑逆政如皇甫嵩
之就董卓徵也庸人無斷至悞國家如此宣宗以執忠為
太師尚書令澤王進退百官自恣有震主之盛宣宗拱手
而已木虎高琪者時為西南招討使將兵執忠命出都與
北兵戰高琪敗歸見執忠執忠將誅之已而釋之復命提

兵以出又敗高琪俱誅號令軍士將順衆心誅執忠衆皆
喏夕入執忠第被甲曹露刃以前執忠濯足見大駭走入
卧内高琪軍士追殺之持其首赴宮門請罪宣宗大惧遽
傳詔赦之明日泮平章政事高琪既為相復跋扈擅權南
渡政事自己出宣宗甚憚之然其為人頗廉月俸計家所
費外悉納于官性忌惡多害其敵已者殺平章政事抹撚
盡忠殺東平帥移剌部其力也興定初坐殺其夫人為家
人訟言宰執將奏之法當退避高琪忿然遽索馬歸宣宗
即命親兵擒下獄以大不敬論殺之
衛王初即位改元大安歷四年改元崇慶歷二年又改元
寧人謂三元大崇至矣俄有胡沙虎之變

南京未破時一二年市中有一僧不知所從來持一布囊貯棗持以散市人無窮所在兒童從之又有一僧于街中拾破瓦子復用石擊碎所在亦兒童聚焉人初不知何意後國亡方知散棗者使之早散擊瓦者國家瓦解矣宣宗興定六年夏彗星出西方長丈餘朝廷下詔改元光據漢武帝故事以厭之其年十一月宣宗崩已而宋帝亦崩天道竟誰應耶

趙翰林可獻之少時赴舉及御試王業艱難賦程文畢於席屋上戲書小詞云趙可、肚裏文章可、三場捱了兩場過只有這番解火恰如合眼跳黃河知他是過也不過試官道王業艱難好交你知我時海陵庶人親御文明

殿望見之使左右趣錄以來有旨諭考官此人中否當奏之已而中選不然亦有異恩矣後仕世宗朝為翰林修撰因夜覽太宗神射碑反覆數四明日會世宗親饗廟立碑下召學士院官讀之適可在音吐鴻暢如宿習然世宗異之數日遷待制及冊章宗為皇太孫適可當筆有云念天下大器可不正其本欵而世嫡皇孫所謂無以易者人皆之後章宗即位偶問向者冊文誰為之左右以可對即擢直學士嗟乎獻之三以文字遇知人主異哉獻之少卿俊文章健捷尤工樂章有玉峯閑情集行于世晚年奉使高麗高麗故事上國使來館中有侍妓獻之作望海潮以贈為世所傳其詞云雲垂餘髮霧拖廣袂人間自有飛瓊

三館俊游百御高選翮：老院才名銀漢會，雙星尚相看。
脈：盈：醉玉添春夢，魂同夜惜卿：離觴草：同傾記。
靈犀舊曲曉枕餘，醒海外九州郵亭一事，此生未卜他生。
江上數峯青，悵斷雨殘雲，不見高城二月，遼陽芳草千里。
路傍情歸而下，世人以為此生未卜他生之。云先是蔡
丞相伯堅以嘗奉使高麗為館妓賦石州慢云雲海蓬萊
風霧鬢髮不假梳掠，仙衣卷盡霓裳，方見宮腰纖弱，心期
得處，世間言語非真。海犀一點通寥廓，無物比情濃，與無
情相博。離索晚來一枕餘香，酒病賴花醫，却澹灑金尊，收
拾新愁，重酌半帆雲影，載得無際。關山夢魂，應被梅花覺
梅子雨絲：滿紅千樓閣。二詞至今人不能優劣，余謂蕭

閑之渾厚，玉峯之峭拔，皆可入然。蔡之仙衣卷盡霓裳，方
見宮腰纖弱，與趙之惜卿：皆不免為人疵議之矣。
王副樞晦子明，自布衣時慷慨，以俠聞。其友人出游，久妻
與一僧私，既歸，晦以告其友，無如之何。晦教之復為遠出，
計治裝即岐而他寓，夕造其家，僧見之趨，啟軒以逃。晦伏
軒外，以鐵簡迎擊，僧腦出而斃。明日晦詣有司，等自陳其
事，有司義而釋之。其後守順州，竟以節死。

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世傳雲中三老圖，魏叅政子平，
弘州順聖人，梁叅政甫，應州山陰人，程叅政暉，蔚州人，三
公皆執政。世宗時為名臣，又蘇古丞宗尹，天成人，吾高祖
南山翁順聖人，雷西仲父子，渾源人，李屏山，弘州人，高丞

相汝礪應州人其餘不可勝數余在南州時嘗與交游談
及此余戲曰自古石人出東西南三方今日合到北方也
周戶部德卿嘗論時人之文曰正甫之文可敬從之、文
可愛之純之文可畏也正甫名珪真人嘗為省都事有
能馨泰和南征軍書羽檄皆出其手為文條暢有法余嘗
至樂城縣署中有一遺愛碑正甫筆也餘文不多見在南
京時李屏山嘗云正甫文字全散失不傳以是知士大夫
貴有良子弟也

趙開、于前輩中文則推黨世傑懷英蔡正甫珪詩則最
稱趙文孺風尹無忌妬嘗云王子端才固高然太為名所
使每出一瞧一篇必要時人皆稱之故止是矣新其曰近

來陡覺無詩思縱有詩成似樂天不免物議也李屏山于
前輩中止推王子端庭筠嘗曰東坡變而山谷山谷變而
黃華人難及也或謂趙不假借子端蓋與王爭名而李推
黃花蓋持以軋趙也屏山南渡後文字多雜禪語曹巖或
太鄙俚不文迄今刻石鏤板者甚衆余先子嘗云之純晚
年文字半為黃藤占來蘇黃諸公亦語禪豈至如此可以
為戒又多為浮屠作碑記傳贊之往、詆訾吾徒諸僧翁
然歸嚮因集以板之號屏山翰墨佛事傳至京師士大夫
覽之多愠怒有欲上章劾之者先子嘗謂曰此書胡不斧
其板也屏山曰是向諸僧所鏤何預我邪後屏山跋將板
其全集閑、為塗別其傷教數語然板竟不能起余為諸

歸潛志卷第十終
十一
僧刻于木使傳後世惜哉

屏山之歿雷希顏誌其墓趙閑：表焉余先子之歿亦雷誌其墓趙閑：表焉皆刻于石矣迨雷趙之歿既葬而後元裕之誌之其外表迄今皆闕也

余高祖南山翁未第時嘗夢游山寺見佛衣紋隱：如金字然細視之乃七言詩也覺而記其四句云喜逢漢代龍興日高謝南山豹隱秋蟾宮好養青：桂須占鰲頭穩上游已而金朝初開進士舉中魁甲繼以二子西岩龍泉同擢第又繼以孫洛州君又繼以孫中奉君朝列君曾孫翰林君奉政君凡四世八人也南京時中奉君嘗求書八桂堂于趙閑：閑：曰君家豈止八桂而已邪為書叢桂

窟四字

屏山之歿諸公祭文挽詩數十篇雷宗倡之已而余先子歿諸公祭文挽詩纔數首後趙閑：歿惟余及宗飛鄉楊煥然作祭文挽詩也

歸潛志卷第十一

錄大梁事

金正大八年辛卯冬十一月余居淮陽北兵中襄漢東下時老
祖母老母在南京趨往省焉既至京師邊聲益急聞北兵
阻荆江與平章政事完顏合打等謀縱北兵東渡將以勁
騎蹙入江北兵既渡皆殊死戰合打兵不能過遂帥八都
尉退保鈞州北兵襲之不進時朝廷憂懼不知所為然天
下勁兵皆為二帥所統倚以決存亡又命叅知政事徒單
兀典殿前都點檢完顏重喜提兵扼潼關九年正月下詔
求言于東華門接受陳言文字日令一侍從官居門待言
者雖多未聞有施行者蓋凡得士庶言章先令諸朝貴如

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戶部尚書完顏奴申等披詳可然後進多為諸人革撥百無一達者余時亦憤然上書且求見口陳會翰林修撰李大節直于門余付之且與論時事李曰今朝廷之力全在平章副樞看此一戰如何余無可奈何矣時正月十七日也翌日報聞十六日鈞臺與北兵戰酣會天大雪沒膝我師皆凍不能支轉戰良久北兵後自孟津南渡與南來諸兵會我師遂大敗移刺蒲瓦被擒完顏合打竄皆以為旦夕不支末帝親出宮巡四面勞軍故士皆死戰帝出從數騎不張蓋縱路人觀余時在道左欲詣陳便冢忽見一士捧章以進帝令左右受之諭曰入宮看讀當候之余謂此時當馬上覽奏行事云入宮又虛

文也遂趨去已而其事竟無間北兵攻城益急砲飛如雨用人渾脫或半磨或半碓莫能當城中大砲震天雷應之北兵遇之火起亦數人死軍士又自城根暗門突出殺傷甚衆總領蒲察官奴高顯劉奕皆以力戰有功衆庶推之皆擢為帥使分守四面相接應時自朝士外城中人皆為兵號防城丁壯下令有一男子家居處死太學諸生亦選為兵諸生訴于官請另作一軍號太學丁壯已而朝議以書生輩尪羸不任役將發為砲夫諸生劉百熙楊煥等數十人伺上出詣馬前請自効上慰諭令分付四面戶部工部委差官由是免砲夫之苦平章白撒怒諸生之自見上也趨召赴部以緩期杖戶部主事田芝又分令諸生監送

軍士飯食視醫藥書砲夫姓名又令于城上放紙鳶書
上語招誘脅從之人使自拔以歸受官賞皆不免奔走矢
石間又夜舉燈毬為令使軍士自暗門出劫戰令諸生執
役燈滅者死諸生甚苦之俄以燈毬未具杖刑部郎中石
抹世勣以前戶部侍郎李渙代之白撒本無守禦才但以
嚴刻立威警身四月八日始輟攻下詔改元天興傳聞北
朝有命令勿擊衆謂攻三日不解城將墮已而城上望見
北兵焚砲車衆皆以相賀俄聞北兵不退而駐兵邏之
由是知禍未艾也士庶往來縱酒肉歌呼無久生心秋七
月北兵遣唐慶等來使且曰欲和好成金主當自來好議
之末帝託疾臥御榻上見慶等掉臂上殿不為禮致來旨

畢仍有不遜言近侍皆切齒既歸館餉勞是夕飛虎軍數輩
憤慶等無禮且以為和好終不能成不若殺之快衆心夜
中持兵館大譟殺慶等館伴使與屯按出虎及晝二人
亦死遲明宰執趨赴館視之軍士露刃詣馬前請罪宰相
遣遽慰勞之上因赦其罪且加犒賞京師細民皆驩呼踴
躍以為太平識者知其禍不可解矣八月恒山公武仙提
兵自鄧赴京師上命副樞合喜出兵援之至密縣遇北兵
合喜遽退走仙兵與北兵轉戰于鄭州之西南會徒單兀
典亦提兵東來相遇戰久之由合喜兵不相接皆敗仙引
餘兵南歸兀典亦西走合喜還京師上師度罪其誤國上
不得已廢為民時京師被圍數月倉廩空虛尚書右丞李

蹊坐糧不給下獄已而免死除名擢前戶部侍郎張師魯
為戶部主糧儲事時民間皆言官將搜百姓糧人情洶
甚以為憂冬十月果下令自親王宰相已下皆存三月糧
計口啗之人三斗餘入官隱匿者處死命御史大夫裴滿
阿虎帶帥知開封府徒單百家主之其餘朝廷侍從官分
領其事凡主者所往劔戟從焉戶闕人詰不少緩用鐵錐
監之石杵震之恐藏城中士庶人不覺以待或搜獲隱匿
者械于街雖皇兄后妃家皆不免軍士突入妃主驚逃驅
繫奴婢使之指諫所匿京師巨家者姓被罪者甚多總領
蒲察定住尤酷甚杖殺無辜數人凶黠輩因之為奸利由
是百姓離心識者知其必亡十二月朝議以食盡無策末

帝親出東征丞相塞不平章白撒右丞完顏幹出工部尚
書權叅知政事李蹊樞密院判官白華近侍局副使李大
節左右司郎中完顏進德張袞搃帥徒單百家蒲察官奴
高顯劉奕皆從上與太后皇后諸妃別大勸誓以不敵不
歸儀衛蕭然見者悲愴留叅知政事完顏奴申樞密副使
完顏習你阿不權行尚書省兼樞密事以餘兵守南京上
既出過鞏州帥完顏胡斜虎提兵轉戰來赴援因從以東
初上疑東面帥李新跋扈有妄言先罷為兵部侍郎將出
密諭二守臣羈繫已而上出二人者以事召新詣省新
疑其見擒縱馬突城門欲出門者止之新棄馬踰城二人

者遽命將追及隨湟水中斬其首時末帝既出人情愈不安日夜顛望東征之捷俄聞北渡前鋒方交戰有功取蒲城進取衛州白撒等望見北兵遽勸上登舟江南渡從官多攀從不及死于兵而驍將徒單百家高顯劉奕輩初不知上去已而軍士皆散沒上以餘兵 狼狽入歸德杜門京民大恐以為將不救矣二守臣素庸闇無謀但知閉門自守百姓食盡無以自生未升真銀二兩貧民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載數車出城一夕皆剽食其肉淨盡縉紳士女多行匄于街民間有食其子錦衣寶器不能易米數升人朝出不敢夕歸懼為饑者殺而食平日親族交

舊以一飯相避于家又日殺乘騎馬牛自啜至于箱篋鞍韉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貴家第宅與夫市中樓館木材皆撤以爨城中觸目皆瓦礫廢區無復向來繁侈矣朝官士庶往來相結攜妻子突出北歸衆謂不久當大潰二年正月末帝遣近侍局使徒單四喜等入南京取太皇后皇后諸妃嬪赴歸德既出城與北兵遇復倉皇歸宮于後四喜獨攜其族以去末帝斬之時外圍不解上下如在陷穽中且相繼殍死議者以為上既去國推立皇兄荆王以城降庶可救一城生靈且望不絕完顏氏之祀是亦春秋紀侯大去其國紀季歸入于齊之義不得已者况北兵中有曹王也朝士皆知莫敢言二守臣但曰當以死守

衆憤二人無他策思有一豪傑出而為之救士民余夕見左司郎中楊居仁白其事楊云是事固善然孰敢倡者彼二執政亦知之而不敢言且不敢為也廿有一日忽聞執政召在京父老士庶計事詣都堂余同麻革潛衆中聽二執政立都堂簷外楊居仁諸首領官從焉省祿元好問宣執政所下令告諭且問諸父老便軍完顏从申拱立無語獨完顏習你阿勃決復申諭以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且繼以泣涕諸愚叟或陳說細微不足採余語麻革將出而白前事革言莫若以奏說密陳子歸草之吾當共上也余以是退將明日同革獻書其夕頗聞民間稱有一西南崔都尉藥招撫者將起事衆皆曰事急矣

安得無人余既歸夜草書條論其事遲明懷以詣省庭且邀革往自斷此事係完顏氏存滅且以救餘民雖死亦無愧矣是旦大陰晦俄雨作余姑避民間忽聞軍馬聲市人奔走相傳曰達剌入門矣余知事已不及遂急歸路間非北兵蓋西南變已圍尚書省矣時崔立為西南都尉權元帥同其黨韓鐸等舉兵藥安國者北方人素驍勇為先鋒以進橫及入尚書省崔立繼之二執政見而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安國先殺習你阿不次殺奴申又殺左司郎納合德暉擊右司馬郎中楊居仁翦大驥創甚省祿皆四走竄匿民家崔立既殺二人提兵尚書省號令衆庶曰吾為二執政閉門謀衆將餓死今殺之以救一城民耳禁諸

軍士取民一錢處死闔郡稱快以為有生路也食時忽陰
雨開霽日光爛然立提兵入宮見太后自陳其事太后惶
怖聽命拜立為左丞相都元帥壽國公立以太后命釋衛
郟之囚召衛王故太子梁王某監國遂取衛族皆入宮即
遣使持二執政首詣軍前納降款明日立坐都堂召在京
父老僧道百姓諭言皆曰謝丞相得生立又自詣軍前投
謁歸附命歸令在京士庶皆割髮為北朝民初立舉事止三
百人殺二執政當時諸女直將帥四面握兵者甚多皆束
手聽命無一人出而與抗者人謂李新若在決與立抗衡
新死故立得志立變三日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提點道
侍局兼左右司郎中吾古孫訥申縊于臺中戶部尚書完顏

仲平亦自殺初立以副元帥葉安國首事難制忌之因其
夜取故監軍王守妻旦坐都堂以安國犯令叱左右斬
以徇于是朝士震悚無令不從梁王雖監國在宮中虛名而
已立以其弟某為平章政事張頌為殿前都點檢韓鐸為
副元帥知開封府左司都事字不魯濟之為御史中丞皆
其黨也又以吏部侍郎劉仲周諫議大夫張正倫參議者
事蓋立取仲周女為妻正倫有人望也又以前衛尉奧屯
阿虎帶為尚書右丞前殿前都點檢溫迪罕一十為參知
政事仲周正倫皆進知政事省令史元好問為左右司員
外郎又以刁壁為兵部尚書元帥左監軍初立起與壁謀
及其期壁不往立頗怒之故不得執政一時人望與上大

大退閑者皆以次遷擢臺閣中其除拜無虛日俄立自為
太師尚書令鄭王間鈞汝間有衆據西山不從命立遣韓
鐸帥兵討之鐸中箭死以折知開封府立又封諸內藏
庫將以奉北兵亦往取歸其第又搜選民間寡嫗處女
亦將以奉北兵然入其家者甚衆又括刷在京金銀命百
官分坊陌窮治之貴人富家俱被害陳國夫人王氏末帝
姨也素富于財平章白撒夫人亦富侈右丞李蹊舊以取
積聞其妻子皆被擄掠搥死立又自詣軍前求免剽掠
又求縱百姓出城挑菜充饑于是人得出近郊採蓬子窠
甜苣菜雜米粒以食又聞京西陳岡上有野麥甚豐立請
百姓往收之立又聚皇族皆入宮俄遣詣青城皆為北兵

所殺如荆王梁王輩皆預焉獨太后皇后諸妃嬪宮人北
徙百姓初聞皇族當北徙有竄其間者亦被誅軍前又取
壬辰諸宰執家屬治罪殺唐慶事故相侯摯亦見殺四月
二十日使者發三教醫匠人等出城北兵縱入大掠立時
在城外營中兵先入立家取其妻妾寶玉輩以出立歸大
慟亦不敢誰何大臣富家多被荼毒死者而三教醫匠人
等在青城側亦被剽奪無遺俄復遣三教人入城許百姓
與北兵市易城中人以所餘金帛易北來米麥食之然多
為北兵劫取莫敢語余時同諸生復入居八仙館中五月
二十有二日會使者召三教人從以北嗟乎此生何屬親
見國亡至于驚怖勞苦萬狀不可數述因暇日記憶舊事

漫記于編若夫所傳不真及不見不聞者皆不敢錄

歸潛志卷十一終

歸潛志卷第十二

錄崔立碑事

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石書吾反狀邪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一省卒詣余家齎尚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房余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即往至省門外遇麻信之余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信之言鄭王碑事欲屬我輩作豈其然耶即同入省禮房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

在京官吏父老欲為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已白
鄭王矣二君其無讓余即辭曰初輩布衣無職此非所當
為况有翰林諸公如王文從之及裕之輩在初等不敢裕
之曰此事出于衆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為之何辭君等
無讓余即曰吾當見王文論之裕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余
即趨出至學士院見王文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亦
在焉余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等何與焉王曰此
事議久矣蓋以院中人為之若尚書檄學士院作非出于
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為之乃衆欲也且子未任
在布衣今士民屬子為之亦不傷于義也余于是陰悟
諸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為

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楊子雲劇秦美新其亦出于不
得已邪因遜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辭即畧
為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後一省卒來召云諸宰執召君余
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馬索余因劫以行且拉麻
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省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余
亦陰揣其然既入即引詣左叅政幕中見叅政劉公議甫
舉孟屬吾二人曰大王碑事衆議煩公等成之甚善
余與信之俱遜讓曰不敢已而甫出見王文在焉相與酬
酢酒數行日將入矣余二人告歸裕之白省門已鎖今夕
即當留宿省中余輩無知之何已而燭至飲余裕之倡曰
鄭王碑文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公為之王文

謂余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學中名士作子如堅拒使
王知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以城降也則銜之刻骨緝
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
堂今一觴觸其鋒禍及親族何以爲智子熟思之余惟以
非職辭久之且曰余既爲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他人
諸公不許促迫甚余知其事無可奈何則曰吾素不知館
閣體今夕諸公共議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
後于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
作以爲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余曰裕之作
政耳某復何言碑文既成以示王丈及余信之欲相商評
王丈爲定數字其銘詞則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余舊數言

其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叙事亦無褒稱立言時
夜幾四鼓裕之趣曹益甫書之裕之即于燭前焚其藁遲
明余輩趨去後數日立坐朝堂諸宰執首領官共獻其文
以爲壽遂召余信之等俱詣立第受官余輩深懼見立俄
而諸首領官責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
因爲余輩賀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
露碑有司取而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兵
入城縱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嗟乎諸公
本畏立禍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賣布衣之
士余輩不幸有虛名一旦爲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則發
諸公嫁名之機諸公必怒而達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

親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謂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且輕殺
吾身以憂吾親為大不孝矣况身未祿仕權義之輕重親
莫重焉故余姑隱忍保身為二親計且其文皆衆筆非余
全文彼欲嫁名于余：安得而辭也今天下士議往：知
裕之所為且有曹通甫詩楊叔能詞在亦不待余辯也因
書其首尾之詳以誌年少之過空山靜思可以一笑

辯亡

或問金國之所以亡何哉末帝非有桀紂之惡害不及民彊
土雖削士馬尚強而遽至不救亦必有說余曰觀金之始
取天下雖出于夷狄過于後魏後唐后晉遼然其所以不
能長久者根本不立也當其取遼時誠與後魏初起不殊

及取宋責其背約名為伐罪吊民收徽宗圖書車服褒崇
元祐諸正人取蔡京童貫王黼諸奸黨皆以順百姓望由
能用遼宋人材如韓侂先劉彥宗韓昉輩也及得天下其
封建廢置政令如前朝雖家法夷狄害亦不及天下故典
章法度皆出于書生至海陵庶人雖淫暴自強然英銳有
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觀又擢用人才將混一天下功雖
不成其強至矣世宗天資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儉約以
養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幾致太平所用多敦厚謹教之
士如石琚輩為相不煩擾不更張偃息干戈修崇學校者
議者以為有漢文景風此所以基明昌承安之盛也宣考
太子最高明絕人詩書喜文欲變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

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世章宗聰慧有父風屬
文為學崇尚雅故一時名士輩出大臣執政多有文采文
學問可取能吏直臣皆得顯用政令修舉文治爛然金朝
之盛極矣然文學止于詞章不知講明經術為保國保民
之道以圖基祚久長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多
預政且無志聖賢高躅陰尚夷風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
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安樂一時此所以啟
大安貞祐之萌也衛王奇吝不知人君體不足言已而強
敵生邊賊臣得柄外內交病莫敢療理宣宗立于賊手本
懦弱無能性頗猜忌懲權臣之禍恒恐為人所搖故大臣
宿將有罪必除去不貸其遷都大梁可謂失謀而使守關

中猶可數世况南渡之後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勾踐志
報會稽之羞但苟安幸存以延歲月由高琪執政後擢用
胥吏抑士大夫之氣不得伸文法紛然無興復遠畧大臣
在位者亦無忘身殉國之人縱有之亦不得馳騁又偏私
族類疎外漢人其機密謀雖漢相不得預人主以至公
治天下其分別如此望羣下盡力難哉故當路者惟知迎
合其意謹守簿書而已為將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榮幸
寵無効死之心偉臣貴戚皆據要職于一時士大夫一有
敢言敢為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啓天興之亡也末帝奪
長而立出于愛私雖資不殘酷然以聖智自處少為黠吏
時全所教用術取人雖外視寬弘以取名內實淫縱自肆

且諱言過惡喜聽諛言又闇于用人其將相止取從來貴
戚雖不殺大臣其驕將多難制不馴况不知大畧臨大事
輒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勅敵而不能振也大抵金國之
政雜遼宋非全用夷狄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別蕃漢
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長久向使大
定後宜孝得立盡行中國法明昌承安間復知保守整頓
以防後憂南渡之後能內修政令以恢復為志則其國祚
亦未必遽絕也嘗記泰和間有雲中李純甫由小官上書
萬言大畧以為此政當有為日而當路以為迂闊笑之宴
安自處以至土崩危解南渡後復有以機會宜急有倫為
言者而上下泰然俱不以為心以至宗廟丘墟家國廢絕

此古人所謂何世無奇材而遺之草澤者也

金銀珠玉世人所甚貴及遇凶年則不及菽粟何哉事有先
後勢有緩急也平時富貴之家求一珠玉犀象玩好器物
至發粟出帛惟恐其不得將以充其室誇耀于人以自樂
者皆是也壬辰歲余在大梁時城久被圍公私乏食米一
升至銀二兩餘殍死者相望人視金銀如泥土使用不計
士庶之家出其平日珠玉玩好鞋具珮珞錦繡衣衾日陳
于天津橋市中惟博粥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嘗記余家一
毳袍極緻密鮮完博米一升金釵易牛肉一肩趨售之以
是知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誠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
米如珠豈虛言哉

文章各有體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冝蹈襲前人成語當以竒異自強四六冝用前人成語復不冝生澁求異如散文不冝用詩家語詩句不冝用散文言律賦不冝犯散文言散文不犯律賦語皆判然各異如雜用之非惟失體且梗口難通然學者闇于識多混亂交出且互詆誚不自覺知此弊雖一二名公不免也長于此者必短于彼優于大者或劣于小

士君子窮處不能活妻子免饑寒及其得志則兼濟天下使民物皆得所太公困于鼓刀釣魚伊尹躬耕莘野彼豈不能妄榮財利使生理優游邪恥不為也若夫韓淮陰少年乞食漂母人皆笑嗤及為將料敵制勝無遺策能佐漢祖

定天下身享南面之樂豈昔之拙而今之巧耶材有所長志有所不為也因是以思吾儕今日遭大變遊于窮山荒野中日惟餬口之不給而不免有求于人亦不足怪但恨不能自漁樵親耕稼以自給如古之人彼窮居妻子有愠言鄉人賤之交游笑之又何病也理然也

國家養育人材當如養木彼椹楠豫章之材封殖之護持之任其長成一旦可以作明堂大室之用如或牛羊豕之斧斤伐之則將憔悴慘淡無生姿或槁而死矣又安能有干霄拂雲之勢邪士大夫亦然國家以爵祿尊之以語言使之精神橫出材氣得伸銳于有為然後得為用倘繩以文法索過求瑕為之則有議言之則有罪將括囊袖手相

國朝十一
七
招為自全計國家何賴焉余先君嘗為言如屏山之才國家能獎養乎提使議論天下事其智識蓋人不可及惟其早年暫欲有為有言已遭摧折所以中年縱酒無功名心是可為國家惜也嗚呼自非堅剛不拔之志起世絕倫之人其遇憂患遭廢絀而不變者鮮矣哉傳曰人衆亦能勝天：定亦能勝人余嘗疑之誠以嚴冬在大廈中獨立悽淡不能久居然忽外有人共笑則殊煖燠蓋人氣勝也因是以思謂人勝天亦有此理豈特是哉深冬執爨或厚衣重衾亦不寒夏暑居高樓以冰環坐而加之以扇亦不甚熱大抵有勢力者能不為造物所欺然所以有勢者亦造物所使也

人之生有三樂有志氣之樂有形體之樂有性命之樂夫事業功名權勢爵位樂志氣也酒色衣食使令車馬樂形體也仁義禮樂忠信孝弟樂性命也雖然事業功名權勢爵位得時者之所有也酒色衣食使令車馬富厚者之所備也惟仁義禮樂忠信孝弟雖不得時不富厚而于我皆具蓋窮士之所有也今吾既不得時有志氣之樂又不富厚有形體之樂居荒山之中日惟藜藿之為養其所享無一毫過于人捨性命其何樂哉

士之生于世何其多品邪有為公卿宰輔以事業功名顯于後代者有雖居下位不得柄用猶能以節義自著者又有浮泥間里應物持身但以德善立名者有放浪山林草衣

木食以高潔自居者有抒心文史以著述吟諷有間者又
有所精技藝如陰陽醫藥卜筮字畫繪畫以名世者又有
縱酒放歌撥棄禮法以樂其形體者又有抑情忘慾鍊身
服氣以覲飛昇者要之各從所好且有定數亦安能一其
迹耶今吾幼而苦學及于齒壯學雖料成而未有所遇合
窮居草野日惟衣食之不充將為事業功名而不可得又
非居位當言且臨事變可以立節義願服鍊以懶惰不能
放縱以拘室不喜諸技藝皆非所專心平生以經籍文翰
自娛顧後日窮達猶未可知然則獨守吾殘編斷藁者猶
未為癡計也予生壯年其所歷多矣嘗陪諸舉子進取矣
亦嘗偕諸朋友講學矣又嘗視諸農夫耕獲矣又嘗同諸

少年嬉遊笑又嘗詣諸王公貴人干謁矣自非上為鄉相行
經濟之謀下為僕吏執奔走之役其于世故無所不涉今
而遭值亂離屏居故山之下回思向者之事擾、膠、于
身初無少異所謂如夢覺如醉醒而不見纖毫形迹以此
觀之百年之內亦可以默覺矣而獨區、慮衣食之不充
懼志意之不得而不能樂天知命坎止流行與萬物同始
終亦其學之不至也哀哉

三國時士尚權詐其間不為風俗所移者陳寔徐穉魏晉間
士尚虛玄其間不為風俗所移者徐邈卞壺茲數人者或
以道德顯或以節行聞或以智量稱或以風義著行身立
志卓爾不羣皆豪傑之士也

余嘗觀道書見其鍊石服氣以求長生登仙又書符呪水役使鬼神為人治病除祟且自立名字職位云主管天而而齋醮祈禳則乃能轉禍為福大抵方士之術其有無誰能知又觀佛書見談天堂地獄因果輪迴以為人有禽獸異且有千佛萬聖異世殊劫而以持誦布施則乃生善地大抵西方之教其有無亦誰能知因思吾道天地日月照明山河草木蓄息其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禮文繁然而治國治家煥有條理賞罰結陟立見榮枯生死窮通五分得失其明白如此豈有惑人以不可知之事者哉而世之愚俗徒以二氏之詭誕怪異出耳目外則波靡而從之而飲食起居日在吾道中而恬不自知反以為尋常者良可

嘆也嗚呼愚俗豈可責邪而士大夫之高明好異者往往為所誘不亦悖哉

舉世之人日奔走經營惟以衣食為事士君子則安閑樂道不以衣食為憂舉世之人所畏者饑寒患難死亡士君子則于饑寒患難死亡無所畏使道義充于中雖明日饑而死無歉于天地使行不義而動非禮雖貴于王公富積千金而內以愧于心外以忤于人然則士君子之所為所守誠舉世之人所背而馳者也使俗人笑其迂而議其拙也宜哉

歸潛志卷第十三

吾在南方時從父母仕宦家資頗溫而吾則專心于學生事
不一問食未嘗不向也寢未嘗不惟也出游未嘗無車馬
也役使未嘗無僮僕也然不知溫飽安逸之味也今遭喪
亂歸故山四壁蕭然日惟生事之見迫食或旬日無鹽醢
及一得之則覺其甘寢或終夜無衾裯及一得之則覺其
暖出或徒行無驢及一得之則覺其便居或汲爨無人及
一得之則覺其泰乃知夫溫飽安逸者世之人亦未易得
然向之所失猶不足也感矣因思一時富貴權勢之人生
長紈綺中或不遭患難摧折至老者非惟不知稼穡之艱
難流於奢淫以蠹國病民抑又不知世間溫飽安逸之正

味為不少可勝嘆哉吾故以自嘗試者述之可為得志者
戒

竊嘗考自古士風之變係國家長短存亡三代以前其風淳
質修謹不必言三代以後世衰道喪士大夫唯知功利為
上故爭尚權謀戰國間游說從橫之流已而變為刑名格
免以法律控持上下失士庶心以至焚書坑儒毒流四海
漢興其風稍變多重厚長者然其權謀法律者猶相雜迨
至武帝天下混同士風一變以學問為上故爭尚經術文
章一時如公孫弘董仲舒二司馬枚乘之徒出文物大備
元成以來經術之弊皆尚虛文而無事業可觀浮沉萎靡
以苟容居位匡衡貢禹孔光之流重以諂諛故權臣肆志

國隨以絕東漢之初人主懲權臣之禍以法令督責羣臣
羣臣惟知守職奉法無過失及桓靈之制朝政淆亂奸臣
擅權士風激厲以敢為敢言相尚故爭樹名節袁安楊震
李固杜喬陳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岑暉張儉之徒議
于野國勢雖止而公議具存猶能使亂臣賊子有所畏忌
已而諸豪割據士大夫各欲擇主立功名如荀攸賈詡程
昱郭嘉諸葛亮龐統魯肅周瑜之徒爭以智能自效晉初
天下既一士無所事惟以談論相高故爭尚虛玄王弼何
晏倡于前王衍王澄和于後希高名而無實用以至談天
下國家南渡之後非有王導謝安輩稍務事業功名其頽
靡亦不可救矣宋齊梁陳惟以文華相尚門地相誇亦不

足觀故國祚亦不能久唐興士大夫復以事業功名為上
貞觀諸人有西漢風其權謀經術文章名節者錯出間立
故唐一代人材最多其扶支國勢亦至三百載及其亂也
死節者相望五代之間亦無可取宋初士大夫復馳騁智
謀厥後混一其風大變經術文章不減漢唐名節之士繼
踵而出大抵崇尚學問以道義為先故維持國家亦二百
載雖遭喪奪尚能奄有偏方大抵天下亂則士大夫多尚
權謀智術以功業為先天下治則士大夫多尚經術文章
學問以名節為上國家存亡長短隨之亦其勢然也
余平生有二樂曰良友曰異書每遇之則欣然忘寢食蓋良
友則從吾講學見吾過失且笑談游宴以忘憂異書則資

吾見聞助吾辭藻屬文者論以有益彼酒色膏粱如一時
浮雲過目竟何所得哉肥醲甘脆世所共珍使飽而遇之
則食如泥土藜藿葵薺世所共賤使饑而遇之則食如飴
糖乃知貧賤之士自樂富貴之人亦有若是則我輩區區
以空乏為憂則悖矣

國之不可治猶可以治其家人之不能正猶能正其身使家
之齊而身之修雖隱居不仕猶可謂得志故吾嘗曰雖天
下未太平而吾一家獨不可太平乎是誠在我者也

昔人云借書一癡還書亦一癡故世之士大夫有奇書多秘
之亦有假而不歸者必援此予嘗鄙之以為君子惟欲淑
諸人有奇書當與朋友共之何至靳藏獨廣己之間見果

如是量亦狹矣如蔡伯喈之秘論衡亦通人之一蔽非君子所尚不可法也其假而不歸者尤可笑君子不奪人所好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豈有假人物而不歸之者邪因改曰有書不借為一癡借書不還又一癡也

夫詩者本發其喜怒哀樂之情如使人讀之無所感動非詩也予觀後世詩人之詩皆窮極辭藻牽引學問誠美矣然讀之不能動人則亦何貴哉故嘗與亡友王飛伯言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間俚曲也如所謂源土合之類飛伯曰何以知云予曰古人歌詩皆發其心所欲言使人誦之至有泣下者今人之詩惟泥題目事實句法將以新巧取聲名雖得人口稱而動人心者絕

少不若俗謠俚曲之見其真情而反能蕩人血氣也飛伯以為然六經中莫難窮者易莫難斷者春秋故予三十而學春秋以其壯而立志也四十而學易以長而多練事也余祖沂水君嘗訓子孫曰士之立身如素絲然慎不可使點污少有點污則不得為完人矣屏山稱之以為名言其作墓表也亦備載云

老子之書孔子嘗見之矣而未嘗論其是非孟子亦嘗見之矣而未嘗言若莊子與孟子同時其名不容有不相知而亦未嘗有一言相及而孟子所排者楊墨儀秦莊子所論者孔顏曾史至于楊子始論老莊得失韓子則盛排之何哉夫老莊之書孔孟不言其偶然邪其有深意邪楊墨排

之其得聖人微意邪其與聖人異見邪文中子一世純儒其著述動作全法聖人雖未能造其域亦可謂賢而有志者遺書在世韓子亦不容不見之而未嘗比數于荀子之列其意以為無足取邪其偶然邪至李翱則比諸世所傳太公家教以為無辭而粗有理亦輕之矣司馬君實則論其失而取其長為作補傳而程伊川則以為其議論儘高有荀楊道不到處諸公皆名世大儒而異同如此皆學者所當深究也

司馬君實作文中子補傳恠隋書不為文中子立傳而其子弟云凝為御史嘗彈侯君集君集與長孫無忌善以此王氏得用其修隋史者以陳叔達魏徵畏無忌故不為立傳

君子曰叔達固畏無忌徵豈以畏無忌故掩其師名耶以是為疑余嘗思使徵輩誠文中子門人其不為立傳亦自有深意將非以既擬聖人欲列于傳恐小之欲援孔子世家之例而隋書無他家且恐時人議故肯不紀以為其師之名不待史而傳乎如此然未可知也

余讀書至湯誓湯誥及秦誓牧誓觀湯武伐桀紂之際諭衆誨師無不以天為言如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尔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惟

天惠民惟辟奉天。其以予人民戎商必克。今商王受自
絕于天。結怨于民。爾其攷。奉予一人。恭行天罰。今予發
惟恭行天之罰。大抵以桀紂為惡逆天。絕之。我則誅惡
救民為順天。且若陰受上天之命而行者。嗟乎。聖人之心
則天心也。天之心則聖人心也。天之所絕。聖人則絕之。天
之所與。聖人則與之。初無一毫異。有以見聖人以天尊自
處也。非徒以天自處。其理誠一也。故當時為聖人者。權其
輕重。計其公私。而不暇顧其君臣之分。彼桀紂所行。誠順
天耶。則事之誠逆天耶。吾則去之。其事其去皆與天合。既
去彼而求其為天下主者。舍己其誰哉。故踐位而代。之不
辭。而天下翕然亦無異議。要之所行者。天也。又豈有歎然

于心邪。其曰。惟有慙德。予恐來世以為口實者。懼後之人
臣不知天理。妄干天位者。援以為例耳。亦懼後學之士。求
其名而遺其實者耳。豈真有慙德耶。然則後之君子。猶以臣
伐君為疑者。陋矣。彼湯武之心。求知于天。而不求知于人
者。可見矣。或者曰。然則莽操之取漢。司馬氏之取魏。若以
天為言。亦可乎。曰。不然。彼漢魏之政。如桀紂乎。莽操司馬
氏之法。如湯武乎。有湯武之聖。遇桀紂之惡。然後可以言
受天命。不然則徒為篡逆而已。

吾道盛衰自有時。吾嘗考之。如循環相乘除也。周衰諸侯不
禮。士至戰國。則魏文侯。燕昭王。輩擁篲築臺。師事焉。繼以
始皇坑儒之禍。漢末藩侯不禮士。而光武則安車蒲輪徵

聘焉繼有桓靈黨錮之事唐朝士大夫往往為將相有勢
位後有白馬之災宋興內外上下皆儒者顯榮至宣政極
矣至于金國士氣遂不振而今日困頓摧頽亦足怪但
我輩適當此運者為不幸耳雖然窮達一也又何歎也賢
人君子得志可以養天下如不得志天下當共養之分人
以財有時而盡分人以善百世不磨

凡將迎接之際禮貌語言過則為諂為曲不及則為亢為踈
所以貴乎得中也如或失中與其諂也寧亢與其曲也寧
踈張平章萬公彌學座右銘有云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
求聰明先當積學此至言也

為善而遇災屯困窘者命也非分也為惡而遇災屯困窘者
分也非命也為善而得富貴亨達者分也非命也為惡而
得富貴亨達者命也非分也命分之理惟識者能辨之夫
慾心不死道心不生若欲安時任命著書立言發前人所
未見成後世之大名惟忘富貴利達外物可也

寧使敬而踈毋使狎而親人敬而踈不失為端士人狎而親
恐流而為小人獨不見冰雪與脂韋乎其所喻何如

厚于道味者必薄于世味厚于世味者必薄于道味士君子
苟不為世味所誘何名之不成何節之不立哉士大夫多
為富貴壞了名節吾嘗為柳子厚元微之徒惜也操却

死凶貧賤便做出好公事來不然終不能有所立
富貴爵祿世人所共嗜故忘身屈節而徇之惟君子視之為
外物得失付自然苟與世人同安得為君子求合于聖賢
必不合于世俗必欲與世俗合則于聖賢之道遠矣同于
古必不同于今苟欲富貴與道義兼寧有是理是則付已
之所趨向嗜好又何愠乎貧賤哉以此自思使安
士君子得志可以濟天下不得志不能活一身故子思居衛
緼袍無裏榮公七十帶索無依近世陳無已妻子常寄婦
翁家誠不肯非義而取也

馬援書誡兄子使之效龍伯高無效杜季良所為則善矣雖
然杜季良仇人訟書引援誡為証竟免官而梁松實固因

之被難梁松由是恨援死後構陷至妻子不敢歸葬若是
則初時戒子姪好論議人長短而不知先以此陷于禍也
悲夫

保養乎身勿以壽夭委之天勤儉乎家勿以有無付之命強
勉乎政勿以否泰歸諸時忠愛乎君勿以昏明托諸上此
所謂先盡人事後言天道先盡其在己者在人者初不計
也定心之法莫善于此凡事寧失之緩無失之急寧失之
不及無失之過急者占人以為病前輩有云優柔和緩又
云天下事孰不因忙裡錯了曷嘗令君緩不及事宜深思
之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游洛
因避地家焉如女兒烏權白馬諸峯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
深矣革代以來自雁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隕色

游龍山記

麻信之

往：如死灰凡艸木亦無悴容嘗切慨嘆南北之分何限此
一嶺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源
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
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斷信于天下後世者非誇
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
謁于玉峯先生魏公：野服肅然見余于前軒語未周決驟
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為絕勝姑缺
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選日為具拉諸賓友騎
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泐溪
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鳴
兩峯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提環

而衛者嘉禾奇莽被之葱菁醲郁風自木杪起紛然披震蕩
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入行數里得泉之泓
澄滄瀟者焉沃出石罅激而為迅流者焉陰木蔭其顛幽艸
繚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為宜即下馬披艸踞石列坐諸
生滄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
乃提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
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益多杉檜栝柏而無
他凡木也溪花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
鬣冒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崗之高遽涉而上馬力殆不
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
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于寺之東軒林巒樹石擲比楹立

皆在几席之下憇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
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怪石噴
屹巧聞試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峯若相聯絡無間
斷西北而望峯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奕局然徬
徬者久之寅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京
叔諸人畱題廻乃徑北嶺登壹草坡益龍山絕頂也嶺勢峻
絕無路可躋步艸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
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北龍山勝槩之
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輕烟浮雲與
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翛然自萬壑來
客皆悚視寂聽覺境愈清思愈遠已而相翼言曰世有其樂

手此者與酒醺談辨蜂起各主其家山為勝如郭主太華劉
主茲余主王官五老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峯坐上坐亦怡然
一咲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為虐者政如是也主二鼓乃歸
卧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于石迨午飯主僧大室已乃循
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
勢漸頗溢樹林漸稀闕顧非龍山北寺西峰日望景臺險甚
主僧道客以登歷嗽崖坐盤石其傍諸峯羅列或偃或立或
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竒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
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瓊觀
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發不可騎皆步而下重巖
峻嶺愈出愈竒抵暮迫得平地宿李氏山家卧念茲之富與

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兒之
婉嚴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于與密淵邃樹林蒼
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其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于
此而遺于彼用于所見而不用于所未見此通患也今中書
令湛然公紀西域事稱金山之秀李子微貽友書論和林之
勝有過于中州者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
因觀山于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耳游之亟無以盡發山
水之秘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而行遇佳處輒留
更以筆札自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髣髴云己亥歲七夕
後三日王官麻華為之記同游者

歸潛志卷第十三終

歸潛志卷第十四

歸潛堂記

劉子朔方人生于雲中之渾源山水之間髫齡從父祖仕宦大河之南初知誦讀偶屬為童子學少長習時文為科舉計然亦時閱古今詞章竊讀史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未冠計偕試開封禮部中之及庭而絀于是始大發憤以著作自力頗為先達諸公所知又結交當世豪傑未有不與以文字往還者舊有田淮水之陽春夏在陳視耕獲秋冬必入汴避亂且從諸公講學已而先大夫下世遂經紀家事然讀書為文亦未嘗少休閒四方交游來把酒論文談笑連日夕或留之旬月不令去時雖少年未遂其進取心而會

友著書亦自樂無歎豈知一旦時移事變流離兵革中生資
蕩然僮僕散盡從行惟骨肉數口舊書一囊由銅壺過燕山
入武川幾一載始得還鄉里鄉帥高侯為築室以居所居蓋
其故宅之址四面皆見山若南山西岩吾祖舊游東為柏山
代北名刹西則玉泉龍山。西勝處故朝嵐夕靄千里狀其
雲烟吞吐變化窓戶間門前流水數支每靜夜微風有聲琅
琅使人清不寐劉子每居室中焚香一炷置筆硯指墨几上
書數卷偃息嘯歌起望山光尋味道腴為終日樂雖弊衣惡
食不知也間嘗自念生而為儒忝學聖人之道其平昔所志
脩身治國平天下窮理盡性至於命進則斯道濟當時退則
以斯道覺後世今當壯歲遭此大變更賴先人之靈得返鄉

里幸而有居以自容將默養靜學以休息其心力况世路方
艱未可為進取謀因榜其堂曰歸潛且以張橫渠東西二銘
書諸壁客有過而詰之曰今吾子生當亂世政英雄奮發之
秋大而可以分疆據土奉玉命為諸侯下而可以附雄藩巨
鎮馳騁才謀取富貴或如終童請長纓入越竊其王致北闕
下以功名等不然當 蘓季子司馬長卿以文詞談說于人
主六印駟馬耀鄉俗吾子矣獨韜光晦迹甘為棄子物一時使
平日所學眇不見鋒歟亦鄙陋之甚也劉子曰嘻若亦不聞
君子之道乎蓋君子之道以時養舒得其時而不進為固失
其時而強進為狂且先顧其內之所有何如亦不在夫外也
吾平生苦學豈將徒老焉願自鬻自求賢者所恥加之新羅

蹇難始欲自脩且將掃除吾先祖丘墓果其後日為時所用亦安肯不致吾君澤吾民如或不然雖終身潛可也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傳曰君子若鳳治則見亂則隱吾雖非聖賢亦安敢不學乎若非知吾之志者也客既去遂書于堂以記之且歌曰南山漢、兮渾水洋、桂椒葱蔚兮松柏青蒼清泉涌其下兮白石皦以如霜兕豹踰伏兮鸞鳳翮其來翔世溷濁而不照兮蹇詆騁夫先路荆榛翁以蒙達兮野從橫其豺虎矧余志之屢迂兮子罕、而疇伍歸與其潛于南山之下又歌曰潛于農摯之侶兮潛于漁望之徒兮願惟不肖宜敢與俱兮惟茲一堂有琴有書兮學其所不知求進于聖途兮潛乎潛乎亦可以為娛兮嘻

歸潛堂銘并序

寂通居士陳時可秀玉

潛之為言隱也古之所謂隱君子者無江海而閑不山林而幽蓋藏器待時樂天知命不潛而潛者也吾京叔之文之行有不可掩者而以歸潛名所居堂第恐欲潛而不得耳且吾聞之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應處而出非道應出而處亦非道語默何異哉夫魚不厭深矣龍德則不然升潛以其時孔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論逸民則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民止也聖人豈是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莊周陽擠陰助者也至其舉養生之道亦引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豈有吾聖門弟子反

轉於潛之一字者耶京叔以書求銘老夫告京叔能勿忘乎
謹為銘曰

仲尼駐車蟻丘漿軍僚陸沉于其旁夫妻臣妾登屋梁季路
往視渠以止但見虛室依顏墻古人潛德不欲出那用此字
書其堂况君年甫三十強撐腸挂腹經傳香文氣渾爾詩筆
昌戶外屢滿名飛揚吾恐自此饒薦章遠來乞銘何可當拈
出聖語吾頗長用之則行舍則藏無入而藏出而陽得時忘
作天際翔勿以深眇賢庚桑歸與：：早和光銘哉：：幸
無忘

詩 定庵老人吳章德明

城上樓烏尾畢逋歸來小隱與時俱高山流水誰同聽明月

清風德不孤富貴于人員暫熟文章照世定為娛廟堂一旦
求遺逸只恐終南是仕塗

定齋居士李獻卿欽止

落：奇男子生有四方志萬言長策六鈞弓三尺太阿秋水
似不喜雕蟲技不作兒女悲長安市上曾縱酒奴命五陵年
少兒龍荒萬里期一掃踏碎輪臺磧西島便調金鼎仿無為
鳳池坐數汾陽考世無禮樂二百年追蹤直擬三代前嘉生
叶氣越唐舞坐令朱斗三四錢誰知天地遽翻覆滄海橫流
陷平陸又如烈火焚昆山孰辨頑石與真玉平生事業安用
為攜家徑走南山睡布衣糲食混漁釣妻孥粗足常熙：數
椽茅屋門橫水盡着光陰文字裏有時俯仰塵土間擾攘干

戈如閩蟻我有一言君試聽乾坤萬古真郵亭但教定宇天
光發區：世間富及貴何異螺贏與螟蛉

河東白華文舉集句

天其未厭印金刀池上于今有鳳毛有才不肯學干謁便入
林泉真自豪衣如飛鷄馬如狗野飯盈盤厭葱韭仰天大笑
出門去桃李春風一盃酒列鄉太史尚書郎五更待漏靴滿
霜何如一身無四壁醉踏殘花屐齒香人物尤難到今世浮
雲柳絮如根蒂不須辛苦上龍門秋水寒沙魚得計

西崗呂大鵬：翠

擾：人間世榮：風燭光誰能逃厄數况復入吾鄉嵐秀充
朝餒冰絃響夜堂：中幽獨否昆季足徜徉

太原元好問裕之

南山老桂幾枝分翰墨風流屬西君共說人間似欲向爭教
茅屋著機雲論嘗險阻聊乘化力戰紛華又策勦却恐聲光
埋不得皇天久矣付斯文

王官麻革信之

逃淵魚深處避弋鴻冥飛吉來賢達士亦復咏采薇南山先
廬在兵塵悵睽違山空無人居惟見艸木肥翩然千年鶴一
朝復來歸新築臨渾水行徑窈以微清流鳴前除白雲入晨
扉迴頭陵谷遷萬事儉已非著書入理奧得句窮天機前路
政自迫此道倘可幾殷勤抱中壁 勉留餘暉第恐遜世志
還負習隱譏永懷泉石上一觴與君揮惜無凌風翰遊舉非

所希

又

塵土悠：浣客襜一堂千古入幽潛喧無車馬雲迎戶靜有
琴書月掛簷渾水清冷通竹過南山蒼翠與天兼遙知吟嘯
同雲弟剩有新詩洒壁練

仰山性英粹中

二陸歸來樂有真一堂棲隱靜無塵詩書足以教稚子雞黍
猶能勞故人瑟：松風三迳晚濛：細雨滿城春因君益覺
行蹤拙又為浮名繫此身

東城李微子微

滄海成田後携家返故鄉披榛尋舊址借力構新堂山給窻

扉翠泉供枕簟涼故田依渾水別業勝淮陽侍御遺風在南
山慶派長芝蘭軍並秀鴻雁自成行經史胸中業龍蛇筆下
章行當依日月寧久事耕桑尚父終辭渭阿衡定佐商飛潛
無定跡易道箇中藏

折津李惟寅舜臣

浩：干戈裏隣君遂隱居雲蒸秋簟冷月落夜窓虛歲月五
中物生涯几上書替中有真趣吾亦愛吾廬

地僻心偏遠人閑物自幽功名真敝屣軒冕等浮漚野鳥從
喧寂山雲自去留一盃濁酒外萬事付休：

蒲城薛玄微之

肯構茅堂養道真滿前俗事罷紛紜磻溪夜釣波心月河曲

春耕隴上雲長笑
熊羆勞應夢肯教
猿鶴怨移文
新新傳得安心法
萬壑松風枕上聞

奔走紅塵二十年
歸來夢破淨名禪
忙開菊徑成嘉遯
靜閉柴門艸太玄
千嶂雲嵐真輞谷
一車風月小壺天
早時若用商巖雨
應遍齊州九點烟

故山泉石隱樓遲
締國才名恐四馳
節信情高方著論
淵明心遠更能詩
素琴黃卷真餘樂
明月清風忽老時
只恐葛龍潛不定
一聲雷雨躍天池

金城蘭光庭仲文

幾年蹤跡寄兵塵
早喜歸家見在身
滿眼雲山猶可隱
一庭松菊未全貧
定慚巧宦虛藏用
却愛成名鄭之真
祇恐池中

非久處
芳看雷雨起天津

漁陽趙著光祖

萬里烟埃氣尚炎
秋風攜手賦歸潛
當時北望長勞夢
今日南山副具瞻
鴻雁不飛閑日月
鸛鶴無語靜依簷
遙思二路猶如此
自愧區區未屬厭

河東張緯文

結廬高隱謝塵埃
浩氣元從道學來
北闕雲烟無夢到
南山草木覺春回
四時風月供吟筆
萬古乾坤入酒盃
却恐漢庭須羽翼
鶴書未許老巖隈

太原高鳴雄飛

高情謝氣埃歸隱
南山隈
顏然一茅屋
滿洒無纖埃
勝枕紉

滿前懷抱長好開舒嘯野雲亂浩歌空翠來瑤花晚夕靜相
對揮清杯天虛風露下幽興何悠哉回首區中人接、良可
哀

黃鵠入寥廓龍性何能馴英、劉處士天子不得臣卧老州
堂月吟盡南山春野飯足藜藿幽蘭充佩紉一杯石上酒靜
見天地春萬慮此都寂孰知名與身靈運卧岩幽子陵釣渚
瀨神超物不違異世等達人我無玄豹姿亦欲事隱淪空歌
紫芝曲 晚由東隣

和臺劉德淵道

南國堂、二鳳雛年來歸隱舊茅廬四圍山水境何勝一室
琴書樂有餘長嘯松林月明夜行吟菜園雨晴初荒蕪庭院

人休謂天下終期一掃除

洛水劉肅才鄉

屠龍破千金夢覺人已非二陸不可作故山歸采薇江湖鴻
雁樂原濕鷓鴣飛惆悵朱門客思歸不得歸

龍江張仲經

羸驂短僕行夷猶西京才子云二劉荒山窮僻厭岑寂長裾
遍謁東諸侯手中雖無丈八矛冒蟠河圖與天球有時吐出
作灵瑞坐令宇縣還殷周憶昨長鯨吞古汴千里還家異鄉
縣築堂故址號歸潛要使新詩走羣彥方今河朔藩鎮雄衣
冠往、羅其中兩賢胡為獨不出埋光確彩為冥鴻朝亦潛
暮亦潛東山不起吾何瞻山中為問誰相識白鳥孤雲自入

簾

燕山張師魯明道

岐路荆榛萬險夷，丈夫出處不磷緇。莫誇荀氏八龍集，且羨陸家雙鳳儀。塵世浪隨春夏改，寸心惟有鬼神知。蒲團澤几，爐烟靜卧讀黃庭，樂聖基。

東明張時立文舉

陵遷谷變海波翻，築室渠能返故園。夜雨對床閑練句，春風滿座共開樽。却無北闕功名想，且喜南山氣象存。才大到頭潛不得，已傳華萼出蓬門。

山東句龍瀛英孺

世路艱難已飽經，歸來一室晦名_星任。他滄海掀天惡，喜我南

山照眼明。雲氣冷侵吟硯潤，棣華香汎酒杯清。故園未遂歸休志，慚愧劉家好弟兄。

孫正憲公之孫諧和伯其字者，未訪余曰：鄉先生劉神川宏博，行大之士，倡明道學會，金甌投跡于趙陽。雷李諸子之間，厥服名議，守_素不仕，以衛中州之氣。文章議論，一出于正。遭亂後于鄉有居，以自容。扁曰歸潛，默然靜學，以休息其心意。抱志未施而沒，生平述作既多，其弟歸愚以嘗編類，就帙曰神川遯士文集，廿二卷，鈔木于世。先君文莊公鄉序後進，嘗收先生所著歸潛志十四卷，藏于家。蓋其言論謀笑時事，見間戒勸規鑒，以足備采擇之錄。詩欲繡梓，以垂其名于不朽。噫，神川一代偉人，世為賢獻之門，其所志窮理盡性，以至于

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道覺後世以永聖脈一時
士大夫尊師之人文之盛實所賴焉孟子謂君子所以教有
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私淑者神川私淑之徒成德達材彬
輩出是身雖沒而道不沒也道寄于文、傳于世、傳其文
即傳其名矣夫何憾茲嗟世道升降人物盛衰遼金之間殆
數百年太史罕有論載而舊聞闕逸後有述者可無考訂于
斯耶先生諱祈字京叔渾源人神川其自號也至大辛亥夏
五月盧龍趙穆識其後

歸潛志卷第十四終

金史文藝傳云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子初字京叔為太學
生甚有文名值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金事修金史多採
用焉又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
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

王文定公惲渾源劉世德碑云初字京叔少穎異為學能自
刻勵有奇童目弱冠舉進士廷試失意即閉戶讀書務窮遠
大涵瀆鍛淬一放意于古文間出古賦雜說數篇李屏山趙
閑、楊吏部雷御史王淳南諸公見之曰異才也皆倒屣出
迎交口騰譽之及與御史公退居於陳相興講明六經直探
聖賢心學推於躬行踐履自是振落英華取其真實文章議
論粹然一出於正士咸謂得斯文命脈之傳壬辰北還鄉里

躬耕自給築室榜曰歸潛戊戌詔試儒人先生就試魁南京
遜克山西東路考試官後征南行臺括公聞其名邀空相
下待以賓友凡七年而沒享年四十有八翰林承旨王磐誌
其墓有神川遜士集二十二卷處言四十三篇歸潛志十三
卷行於世弟郁字文亨別號歸愚亦名士其銘云神川力學
洞聖心冒明理貫道非文莫工玉佩瓊琚大振辭鋒道家學
之淵流會百川而朝東章甫適越惜不時逢

